

梵天廬叢錄

冊二



梵天廬叢錄三

慈谿柴 萼小梵

庚辛紀事六十七則

拳匪之始起。朝廷原有剿滅之之意。後以裕祿剛毅端王載漪等諸人矇蔽愆愚之力。慈禧太后乃深信不疑。欲藉之以盡殲在華之洋人。而定廢立大計。當光緒二十六年三月。至八國聯軍入京之日。止。一切詔諭。大半出於連文冲及啟秀二人之手。始則諭各督撫。拳民與教民一視同仁。繼則獎拳民以殺教民。殲洋人。終則謂拳民紛集京師。不得不撫而用之。以弭肘腋之患。而塞反對拳民之諸疆臣口舌。總之。此項詔諭。皆係護匪諸

臣所矯發德宗絕未顧問也東華錄不載諸野史祇收其一鱗片羽。予以其關繫甚大。為先搜載於此。亦一朝得失之林也。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諭。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誼。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藉端與教民為難。不知朝廷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該民人等所當仰體此意。無得懷私逞忿。致啟釁端。自干咎戾。五月初二日上諭。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鄉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借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燬電桿鐵路。似此愍不畏法。其與亂民何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

地方文武。迅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剿辦。以昭炯戒。五月初十日上諭。西教流傳中國。歷有年所。該教士無非勸人為善。而教民等人。從無恃教滋事。故爾民教均各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跡其間。教士亦難徧查優劣。而該匪徒藉入教為名。欺壓平民。武斷鄉里。諒亦非該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里。並未滋生事端。是以前降諭旨。着令各地方官。妥為彈壓。無論其會不會。無論其匪不匪。如有藉端滋事。亟應嚴拿懲辦。五月十七日上諭。十五日永定門外。有日本書記杉山彬。被匪徒殺害之事。聞之。實深惋惜。

鄰國客卿本應隨時保護。現在匪徒蠢起。尤宜加意嚴防。迭經諭令各地方官着派巡緝。密為保護。奚止三令五申。乃輦轂之地。竟有日本書記被害之事。該地方文武既不預為防範。兇犯亦未拿獲。實屬不成事體。着各該衙門上緊勒限。嚴拿兇犯。務獲儘法懲治。倘逾限不獲。定行嚴加懲處。五月十九日上諭。昨因奉匪滋擾京城。曾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拿首要。認真梭巡。前拿獲造言生事。喧喊惑眾之犯。業經交刑部正法。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燬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目張膽。沿途喊殺。持械尋仇。間有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一日數驚。居民不得安業。輦轂之下。擾亂如此。若再不

嚴行懲辦。為禍不堪設想。着步軍統領嚴飭各地方官兵。並着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添派武衛中軍弁兵。會同彈壓。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正法。並着勒限將首要各犯。迅即嚴拿。不准再事姑息。以上五諭。雖有剿拿拳匪之詞。實則為對外粉飾之一種策略。故諭愈下而匪愈熾。其拳匪大師兄方日奉密旨。促其速殲洋人也。五月二十四日上諭。近日京城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為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剿撫兩難。洋兵麇聚津沽。中外饜端已成。如何收拾。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受國厚恩。誼同休戚。時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畫。於迅將

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延。觀望坐誤時機。必至國勢日促。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時勢緊迫。企盼之至。五月二十八日上諭。裕祿奏稱。洋人肇釁。驟起兵端。連日接仗。獲勝一摺。覽奏實深嘉慰。我朝與各國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決裂。恃其堅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砲臺。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戰。經裕祿四處分派。復經義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槍砲相博。二十一、二等日。擊壞兵船兩隻。殺敵不少。衆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氣亦揚。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

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髻齡童子。執干戈以衛社稷者。皆仰託祖宗之照鑒。神靈之護持。使該民萬衆一心。即此義勇。先行傳旨嘉獎。候事定後。再行加恩。為團民者。惟當同心戮力。禦侮効忠。始終無懈。朕實有厚望焉。六月初一日上諭。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無不待以懷柔之道。迨道光咸豐年間。准彼等互市。並求在我中國傳教。朝廷以勸人為善。勉如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乃近數年。憑陵我國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肆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即焚

燬教堂。屠殺教士。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釁。仍前保護。誠恐傷吾民人。故再降旨申明保護使館。撫卹教民。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竟無禮橫行。專恃兵堅甲利。自取決裂如此。朕臨御二十餘年。待百姓如愛子。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宇宙懷恩。所賴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何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

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甚至五尺童子。人人執干戈而衛社稷。彼恃詐謀。我恃天理。彼恃悍加。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義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摧翦彼凶。以張我國之勢。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尚義捐資。以助軍餉。朝廷不惜破格加賞。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諉。甘心從逆。竟為漢奸。朕即刻加誅。決不寬貸。大小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六月二十一日上諭。前因兵勇改練洋操。以致服飾一切均用洋式。貽誤匪淺。當經諭令各省一律仍歸舊制。惟恐各省或以業已改練成軍。憚於紛更。仍沿用洋

裝洋號將來必致為害。着再申諭各路統兵大員。務即悉數更換。統歸中國舊日兵勇服飾。是為至要。以上二諭。為宣戰書。為排外令。獎勵拳匪。如聞其聲。一若區區洋人。可滅此朝食者。不數日。各路敗報迭至。京師騷擾不堪。八國聯軍逼陣而入。東南督撫奏請相機審勢。妥籌辦法。朝廷見大勢岌岌。進退兩難。於是。有京津一帶團民。不下千餘人。聲勢赫赫。誓與洋人為難。甚至宮禁前後。所在多有。剿之。轉恐患生不測。不若因而用之。尚可轉危為安之諭。以持兩端。至七月二十六日。而西幸罪己之上諭發。大錯已鑄成矣。

拳匪起於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東省得安閒無事。則巡

撫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沒也。東省義和團創始於嘉慶時。尊三國志封神榜七俠五義中人物為之神。私畫妖符。私編妖訣。招徒買刀。聚眾至七八千人。蔓延至於直隸。數十年來。人俱視之為邪教。及毓賢任東撫。頗尊信之。於是直隸古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之匪。漸漸南下。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及於東昌各屬。再自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等處潛滋暗長。至己亥夏秋間。其勢大熾。然仍出沒黃河以西。而以直隸為老巢。十一月間。袁慰亭到任。試拳匪妖術。不驗。斬之以徇。即毅然以調和民教。緝辦拳匪為務。出示剴切曉諭。先後至十餘次之多。匪等抗不遵諭。始派道府大員督同營隊搜捕。并令各屬懸賞購

緝先後拘獲匪首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陳光訓邢殿五朱西
公范小陳卷宋朝義李九芝孫洛泉等數十人置諸極刑格斃
散匪無算不及兩月匪勢日衰地方已一律安靖當復派員分
赴各屬確查被擾村莊戶口不分民教概予撫卹匪於東省不
能駐足則盡遁而至直隸庚子春間北直保定遵化州錦州一
帶喧傳有神師降世專收幼孩為徒教以咒語云能召請先朝
名將護身教以練拳練刀功候滿足即能槍砲不入刀箭不傷
未幾即日盛一日強年壯丁舉信從之鄉野村莊無不有壇始
大張義和拳旗號嗣後從者益眾北三省幾於徧地皆是直隸
總督裕祿不之禁且迷信之迎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至署黃

轎鼓吹。百官屏息侍立。如天神降。因是練拳從之者尤衆。更名曰義和團。以已成未成分為上下二等。上等胸繫八卦兜肚。腰圍黃布。腿繫黃帶。下等則腰圍紅布。腿繫紅帶。日夜操練刀矛拳法。其時雖有舉國若狂之勢。然尚未聞其滋事也。會慈禧太后謀廢立。各國公使不允。仇洋特甚。拳匪則以教徒之橫。適樹滅洋之幟。中經布旨。諸臣之鼓惑。而太后遂欲令拳匪滅洋。匪得密旨。因於滅洋之上。加扶清二字。而滔天之勢成矣。至三月間。遵化州開始焚燬教堂。殺害洋人。四月間。保定府繼之。教堂則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洋人則無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初猶未及華人也。繼以華人受役於洋人者。多亦恨之刺骨。並

以電報鐵路等與洋人聲氣相通則亦燬之呼華人之識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龍江土語羊一歲謂之庫爾布

子二歲謂之二毛子見黑龍江外紀奉匪之謂信奉耶教或辦理洋務之人曰二毛子語蓋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

等則以其人所業者為等差甚至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見洋錢則色喜不復害之矣保定一帶洋教人等既盡匪

見無可深鬪乃自琉璃河長辛店豐台落堡而至津四月二十

九日將京津鐵路各車站焚燬遂乘勢佔據涿州一時黃巾紅

帶者流城廂內外蜂屯蟻聚其數達三萬人聲言涿州兵備空

虛洋兵將未願為代守由是城牆上萬頭攢動刀矛林立如將

有大敵者然。涿州牧知不能敵。遂絕食以待自斃。朝廷命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馳至涿州。相機辦理。剛毅以趙與己志趣不同。恐致決裂。言於朝。願自請行。准之。乃亟馳往。則趙與何已先在。召匪首入見。諭以朝廷德意。不得暴動。而匪首以聶功亭軍門嘗痛剿其黨。銜之次骨。答言。須將軍門斥革。始可從命。否則當與一戰。趙以軍門辦事認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將無多。正資倚畀。豈可遽言斥退。何亦以其言為然。不從所請。剛既至。力言奉民可恃。聶不可用。反覆討論。堅持己意。其時何已為剛言所惑。亦力翻前議。唯唯從命。趙以剛勢出己上。且審此係內廷意。與辨無益。乃微笑言。既二公意議相同。諒非無

見僕不才。當先回京覆命。剛領之。趙乃回京。令糊覆奏。剛則與匪首密商一切。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稱已命義和團克先鋒。剿滅洋人。我軍為之後應。聞者駭走。自剛回京未數日。即有拳匪數萬人到京。某城門守者堅不肯納。方爭持間。忽有人持輔國公載瀾令箭至。令開門。守者不敢違。由是風聲所播。相繼而未者。日以千計。隨處設立拳廠壇場。觸目皆是。向僅一街一壇。或兩三街一壇。既則一街三四壇。或五六壇矣。其設壇一事。初惟匪徒為之。既則身家殷實者亦然。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無地不團。并以乾坎兩字為別。乾字徧體俱黃。坎則紅。以六角紅旗懸於門上。書奉旨義和團。

練或義和神拳字樣。其旗之長方者。或書助清滅洋。或書替天行道。每團多則數百人。少則百餘人。其壇主之富厚者。更爲其黨製備衣履刀矛。裝束一如劇中之武生。恆執木棍招徠過市。美其名曰二郎神棍。市中店鋪招牌亦互題新名。曰義和昌。曰義和興。曰義和泰。皆所以媚匪也。端邸見拳民日衆。遂奏請以莊邸載勛及剛毅統率之。而以英年載瀾爲之副。會同辦理。更有董福祥。義弟陝人李來中者。從中指麾。由是兵匪遂合爲一。到處燒殺。各處教士相率逃。至交民巷使署。尚未遭害。其家屬之不及避者。均被戕殺。崇文門內尸如山積。燈市口勾欄胡同大柵欄珠寶市等處。被害尤甚。五月二十六日開始搶劫。孫尚

書家廩宅被搶更烈。其公子所存僅一短衫。下體盡裸。而匪猶未滿。以槍擗尚書。令交出黃白物。尚書告之。已神魂失措。即乘明轎往徐頌閣中堂處暫避。匪多鄉僻愚民。纔入五都之市。遇物詫怪。見店鋪招牌用銅片晶瑩。則呼為金輦之而去。見牛膝。則以為人參。大肆嚼啖。又取西洋糖霜食之。甫入口。旁人曰。磬也。則又哇出。其無知如此。西天主堂墓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公遺骸。無一免者。明清兩代御碑。皆為椎碎。有保定人張登者。教民也。匪得其婦女五人。則挖坑倒栽。填土。而裸其下體。入一蠟燭。取火燃之。以為笑樂。又或取婦女。裸其下體。以槍夫入其中。拔機發射。轟然一聲。糜爛而死。其

殘酷如此。翰林院被焚。所有古書典籍。片片作蝴蝶飛。揚州十日。不是過也。

拳黨又倡呼種種名目。大略有似乎太平天國。德宗謂之一龍。禮王慶王謂之二虎。百官謂之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與洋人有關者。謂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間接與洋人有關者。謂之三毛子。洋人謂之鬼。洋錢謂之鬼鈔。洋砲謂之鬼銃。洋槍謂之鬼桿。火藥謂之散煙粉。鐵路軌道謂之鐵蜈蚣。機關車謂之鐵牛。電線謂之千里桿。老婦謂之老寡婦。少女謂之小媳婦。女陰謂之小妖洞。強姦謂之攪小妖洞。浪花者。婦女之小足也。殺鬼者。上陣也。開天寶蓋者。帽子也。暖兜者。皮帽也。酒曰降神湯。煙

曰救睡藥。棍曰二郎神。韓曰黑脚裏最可笑者。呼水曰雷公奶。奶洗澡湯。餅曰老君屎。箸曰小二郎神。改洋字為漱。其意蓋謂水火交攻也。改清字為攄。其意蓋謂扶清也。此二字大師兄用之。奏天表無意識之稱謂。真不脫其平日落草打舍之口吻。顧王公大臣竟一信而不復疑。聽其指麾。匍匐迎拜。若順子之於嚴父。豈非曠世罕有之奇聞乎。

拳匪大師兄張德成。比曹福田為狡。詭云教堂中埋地雷。神人未告。當往取之。則散髮仗劍入室。掘地果得一物。大似茶壺。通之以劍。招徠過市。市人俱跪伏。謂黃蓮聖母來矣。

甘肅提督董福祥所部。於五月十五日入永定門。其時各國使

署因見事急。已由天津檄調洋兵進京保護。適是日日本使署書記生杉山彬乘車出城迎視。遂與相遇於途。董軍見之。喝問何人。杉山彬以實告。各兵譁然曰。既係書記生。官階藐小。可知乃敢僭乘紅帷拖車乎。即提其耳下車。杉山彬知不利。乃婉告曰。僭越之罪。誠不敢辭。願見大帥以謝。各兵又大譁曰。吾大帥乃天上人。豈汝倭子所能見。杉山彬曰。然則當請大帥至。敝使署由敝公使謝罪。何如。營官不待其辭之畢。遽抽刀而前。直刺其腹。事聞。太后召董責之。且欲派員查辦。以掩耳目。董力辯其無。并謂即果有之。斬奴才無妨。如斬甘軍一人。定然生變。太后默然良久。繼以事已如此。雖盡斬甘軍何益。乃復以卻敵大任。

委之董至端王府。端撫其背，并伸拇指而贊之曰：汝真好漢。各
大帥能盡如爾膽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誇不已。日公
使聞而大怒，即電告本國。一面請與尸入城，以殮力爭數次，而
後許之。

德公使克林德之被戕也。為五月二十三日。先是總理衙門飭
人賚照會至各使館，略謂：津京業經開戰，大沽砲臺已為各國
所奪。現因中外戰畔已開，各使臣例應下旗歸國。限於二十四
點鐘內一律離京。云云。各公使以駐津各領事無宣戰之權，何
得忽有此舉。深為起異。特聯名繕就公函，送呈總署，請見王大
臣，向議此事。王大臣辭之。各公使無奈，乃復請展限於四十八

點鐘內起程。一面整束行裝。作出京計。乃德使素性躁急。定欲一見王大臣。以別是非。遂於是日帶同譯官乘轎以往。復恐途中或有不虞。特置手槍於轎內。以圖自保。行至東單牌樓時。不知如何。誤將槍上機括觸動。忽致訃訃作聲。該處為此國使署署中守兵聞有槍聲。起拳匪未襲。即蜂擁而出。開槍四射。時適有官兵在途。起其擊已。即還槍轟射。槍彈橫飛之際。轎中人已中其一。蓋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繙譯官某見之。甚恐。即捨轎而奔。時京中上自官吏。下及黎庶。已成義和拳匪世界。端王剛毅、董福祥等以釁端已啟。乃欲拘各使臣以為質。縱或洋兵北犯。尚可有恃無恐。因是遂有圍攻使館之事。不謂時經三月。萃虎

神營神機營武衛中軍及匪兵等十數萬人之力。而不能滅。不及千人之交民卷。與天津集練軍。轟軍宋軍數萬人之力。而不能鋤。不及三千人之租界。同為奇恥大辱。彼拳匪固不足道。而廊坊董軍。則挫敗為勝。通州李軍。未戰輒潰。平日糜餉蠹國事。迫不獲一日之用。則尤不足道之不足道者也。

交民卷在圍中幾三月。有一事最為奇特。至今尚為疑案。一日。攻守方急。突有一少年華人。手揮白巾。立洋兵中。執而訊之。乃知代天津洋人送密信者。信中多要語。於是與以覆書。竟去半月許。此人又持津函來。知楊村獲利。聯軍首途矣。眾皆額手。與以千金。毅然不受。叩其姓名。不告。問其為此鵠的何在。則云其

母嘗言。欲救中國無亡。必救公使不死。吾之為此。奉母命也。問
更能持函赴津乎。則云。吾事已畢。不更為矣。倏然而逝。果爾。則
嫠憂周隕。不得專美於前。而其子亦魯連一流人物。中國不亡。
賴有此耳。聞此少年係北人。不能操西語也。又大沽以上村莊。
多拳匪出入其間。洋帥欲覓人詢其虛實。而難其選。有一少年。
願自効。則令兵數人送之。將入匪境。回顧曰。是非送探敵人法
也。眾兵悟。則羣譟而逐之。拳脚交下。喘汗狂奔。至則坐樹陰下。
飲泣竊言。匪過。聞之。以為同類也。扶歸。飲食之。悉告要害。期時
日與共出。一日。併遊出境。洋人捕歸。盡得拳匪巢穴虛實。一舉
剿滅。洋人德之。與以金。亦不受。問姓名居址。亦不告。聞此亦北

人也。又洋人困使館中糧絕太后佯為振卹令人送入白米肉類此人係拳匪中渠率洋兵不知問以外界情狀則謂洋人已夷滅過半洋兵劫之索其身得一手槍此人奪而亂射死數人卒為洋兵所擒槍斃之。

當五月初駱成驥殿撰放貴州主考時往見禮部尚書啟秀啟謂之曰侯爾回京銷差時北京當無洋人蹤跡矣蓋啟真以義和團為可恃者也。厥後聯軍進京後啟竟為日兵所拘至以繩縛其手欲求死而不得卒至明正典刑夫非自貽伊戚乎。

王培佑以曾奏請發給拳匪口糧為端剛所喜得授順天府府尹所屬各縣令以迭奉上諭拿辦拳匪乃往見王請示機宜王

諭之曰。近日拿匪明文。並非政府之意。爾等祇須奉行故事。便係盡職。否則定遭參辦。各縣令始恍然而退。

督辦鐵路大臣許竹簣侍郎。以各處鐵路被焚。奏請撥款修理。一摺具奏後。端剛等以多事斥之。旋即奉上諭。着毋庸議。觀此則。拿匪之焚燬鐵路電線。皆為端剛等指使也。

何乃瑩於五月初在順天府府尹任。迎合端剛之意。上摺力言。拿民宜撫不宜剿。因是端剛深喜之。立擢副都御史。

吳郁生司業。放主考。出京後。家中存儲古玩金石書畫甚多。一日為匪掠去。盡送至端王處。王留下古玩金石。其餘一概散之於匪。

編修王龍文上摺言。拳民有神術。洋兵攻大沽。已由團中調請王靈官部下神兵五千人鎮守。不日洋兵必盡殲滅。端剛等下諭嘉勉之。

陳侍郎學芬於五月二十八日至各部驗看月官。同蒞事者惟司官丁某一人。月官共十三人。正驗看間。拳匪突至。任意喧擾。陳叱之曰。此何地。爾輩敢無狀乎。匪怒以刀斫之。丁懼而遁。匪追之出署。時董軍在外阻之曰。此人不可殺。丁始得脫。旋即聞槍聲兩排。月官與陳同死。

自各部衙門被焚後。諸京官紛紛出京。黃慎之學士亦將家中器具徧託諸親友照管。已則出至通州。繼恐所託尚不妥。乃復

入徧託之而出。遇匪詰之。黃曰：欲出城觀親友耳。匪曰：時已晚。豈是探親友者。必是欲遁耳。將殺之。為人所阻。請命於朝。命勿殺。匪不可。剛毅趙舒翹同奏：不宜惜一人而失衆心。宜思善後之道。乃命拿交刑部治罪。

廷雍廷杰二人。平日本有芥蒂。各不相下。廷杰奉召入京時。廷雍即欲乘其交印後。嗾匪殺之。其幕友等力勸不可。乃以六百金雇匪六人。佯為保護也者。隨之入京。未幾。即借端殺之。時有姚提督者。以保送入京。在市上遊行。因匪聲言須殺鬼子。姚叱之曰：昇平世界。爾輩勿得胡言。爾輩今欲殺鬼子。行將為鬼子殺也。匪聞言。即譁然曰：二毛子未矣。宜先殺之。姚力言非是。匪

不聽曳之下馬。姚仍力辨。匪乃為焚香拜表。照匪中規例。凡不承二毛子者。即為焚香。取黃紙燒之。如紙灰不升。即目為真二毛子。必殺無赦。時姚友有李某者。乃京營中之武弁。聞信馳至。力為剖辨。乃言待大師兄至再議。良久。大師兄至。瞪視久之。曰。必殺之。無任再辨。李曰。頃已允不殺。何背前言。匪并欲殺李。李急策馬馳去。始免。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鑊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親友等有未撫尸慟哭者。均為匪所殺。

新簡黔撫鄧小赤。中丞出都時。遇匪叱問何人。從者對曰。貴州新撫臺鄧大人也。匪即叱令下轎。鄧不允。即曳之出。令跪。不從。則以數人強按之。又由二師兄為焚香。見香煙直上。即揮之去。

又問前後車輛皆汝屬乎。曰：然。曰：何用如許？且伊等皆何人？曰：是吾子及僕人也。曰：汝子作何事業？曰：在京供職。曰：然則以何携去？曰：以予癯老，欲其侍奉耳。匪譁然曰：觀汝精神尚健，何用此褌其衣，揮之去？鄧乃倉皇出走二十餘里，始值一僕携有包袱，內惟存麻布袍，不得已取服之。復行四十里，始遇其至友某，假得三百金，以其半雇一車，狼狽而至德州。沿途地方官均不知其為赴任大員。後遇某公，又假得數百金，始得南行。至前同行之眷屬及家丁等共十二人，則均為匪所害矣。

西摩爾提督將率師入京時，朝議派員阻之，乃命許竹簣侍郎袁爽、秋京卿二君往。途遇奉匪，詢其出京何故，答以奉命往阻。

洋兵匪諱云汝等往引洋兵上京耳應就戮許袁怒斥之即被擁至壇場謂之曰汝二人心不可知當焚香拜表以別之既奉表曰表已上達雖得赦宥然出京則斷乎不可違者殺無赦以刀築二君之項羣努目視二君乃退回不數日遽以莠言亂政離間兩宮之罪同戮菜市矣

董軍攻使館急各使電本國派兵救援各國均調其水師艦隊陸續至於大沽口令守將羅榮光將砲臺讓出羅不理即開砲轟擊陷之羅死焉攻津又陷聶士成死之馬玉崑遁於是英軍提督西摩爾聯合各軍大舉入犯分路而進據北倉而有之佔楊村直督裕祿以不敵潰退至蔡村中流彈亡時李秉衡奉

命督師方至河西務。而洋兵已大至。一交綏。張春發陳澤霖兩軍即潰。李見大勢已去。因即自戕。洋兵遂長驅而進。直逼通州。以日軍驍勇。則為前敵。英俄法美等國次之。七月十九日。至京師。以巨木為架。升大砲於其上。向京城內陸續開放。一時砲彈飛空。急如驟雨。損失無算。計連開十三砲。某提督勸阻。乃已。即分地營紮。議於翌晨分路進攻。俄人貪功。竟於深夜突撲東城。以冀先登。日軍知之。亦潛師進攻。竭徹夜之力。而陷東直。齊化兩門。英美兩軍從南來。亦由陸路進逼保定。護理直督廷雍率官民迎降。各統將遂執廷雍。按華法設公案於督署大堂。以次列坐。牽雍衣跪下。詰以縱匪仇教各款。雍再三辨理。不聽。按西

法槍斃之。二十一日。各國兵俱入城。兩宮已於侵晨出走。官兵及拳匪皆散。北塘之圍解。各公使乃由險返夷矣。未幾。德帥瓦德西至。聯軍舉為統帥。入宮。居太后之儀鸞殿。各帥亦協議分理區域。搜殺拳匪。尸如山積。京中除平民死者不計外。職官之以身殉及合家自盡者。不知凡幾。各處朝衣朝冠之男尸。補服紅裙之女尸。觸目皆是。其自縊者。往往一繩高繫。終無人解。經時既久。項斷身落。頭尚懸於其上。過者酸鼻。

徐桐以漢軍起家翰林。平流進取。得至公卿。平日以講章為學問。以制藝為詞章。晚年學道。惟日手太上感應篇。以此坐煥庸人。獵致時譽。拳匪既起。以太上老君等說。與其素悃相合。則譽

之不去口。朝議時竭力護匪。謂一舉剗夷。實為數千年来第一快事。許竹簣袁爽秋徐筱雲等之死。與有力焉。其贈大師兄一聯云。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義。祇此精誠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尊匪之語。如見其肺肝然。聯軍入京。徐避匿馬大人胡同。某相國故第。初無殉難意。其子承煜逼之曰。吾父庇佑拳黨。久為各國指目。洋兵必不見容。若被搜捕。合家皆將不免。若吾父能死。既得美名。又紓各國之恨。家人或可倖免。惟兒輩則仍當隨侍地下耳。徐乃涕泣自縊。尸懸梁間。承煜即棄之。而遁。後被戮。

怡親王為某國兵所拘。既加華楚。復令為諸兵浣衣。督責甚嚴。卒以困頓不堪而自裁。克勤郡王與慶部郎寬同時被拘。楚辱備至。使同馱死尸出棄之。日往返數十次。不准稍息。日食以麪包一枚。清水一盃。二人頤養素優。不耐其苦。數日後乘隙往訴諸李相少荃。哭求設法。李無如何。慰而遣之。啟秀初為日軍拘禁。既因母死。李相為之緩頰。請放假十日。俾歸治母喪。日軍許之。惟恐其逃逸。仍以縲繫其一手。使人牽之偕行。啟治喪已往。見慶王。慶王諷以微詞。啟不省。仍退而就禁。崇綺則於城破後。僅以身免。其眷屬盡為聯軍所拘。驅諸天壇。數十人輪姦之。崇子葆公爵知之。憤恨無地。即自縊以死。崇奔保定。居蓮池書院。

仰藥死。崇家本富。素究服飾。其所有衣服三萬餘襲。盡為聯軍所得。寸絲尺縑無遺。前安徽巡撫福潤為故相倭仁之子。向居京師。其母年九十餘。聯軍入城。福死之。其家被掠。眷屬盡失。其母為某國兵所獲。挫辱備至。初令褫衣。惟餘一兒肚。後并兒肚而奪之。令執炊。鞭笞時下。亦死焉。天津府知府沈家本以嘗與拳匪往來。城陷時。為聯軍所獲。擄以監禁。旋經某教民在旅順西官處控。以袒匪害教。遂復將沈解往。縲紲就道。背上一白紙。大書天津府知府沈家本八字。沈毫無不豫之色。見者髮指。祭酒王懿榮夫婦子婦。共投井死。主事王鐵珊祭酒熙元及滿官百餘人。皆及難。是役滿人死數千人。宗室庶吉士壽富自奉禍

作。即以內廷為憂。四向窮探消息。一日忽翻然曰。毋庸問矣。無論如何結束。總非好局面。吾思之熟矣。大清臣子。只有一死字。及今尚有自主之權耳。有叩以急策者。取案上筆書曰。先救皇上出險。然後再議辦法。間有勸壽出避者。愴然不對。又勸使其弟仲弟挈眷屬居暮廬。則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又曰。大宗如此。何論小宗。仲弟亦向人自道。活得無謂。壽之外舅。聯仙。蘅學士。素治宋學。官楚時。聞壽講新法。嚴亟往復。翁婿誼絕矣。迨學士內用。始知壽懇懇忠愛。原本義理。不同世之號新法者。都下事急。召對諸臣。學士痛哭力爭。極陳萬國律法利害。公使必不可戕。某王出班叱曰。聯元可殺。賴太后默然。乃免。壽私告密友。

以為吾外舅決不能終免。蓋學士所陳皆據其言入告也。及七月十七。學士卒赴東市。聯軍入城。喧傳若豎白旗者。貸死於屋外。豎某國順民旗者。望中皆是。壽與仲弟急仰藥。其未字從妹年三十二。奪所遺藥。令八歲妹咽。後亦引藥自咽。一婢名隆兒者。感主人義。亦服藥誓死。未幾洋兵已至隔院。壽懼不即死。為所辱。曳諸人入西廂。投環於梁。體重縋絕。砰然墜地。仲弟急為扶上。即履仲弟肩。復上環。仲弟又為妹婢從容理環。畢出門趨南屋。覓得短縋。至西廂死焉。

洋兵紀律。勝於吾華者無多。殆猶五十步之於百步。自七月間。有人將家儲重寶。藏匿棺中掩埋。被人暗通消息。洋兵大得利。

市於是四郊之外。及各省會館義園。幾於無棺不破。拋尸道左。野犬村蔬。不嫌臭腐。及尸親未認。業已肢骸不全。前天津府李少雲太守之棺。被斫者三次。

京中右族。數百年來。積聚至多。楊玉甫尚書之山家。有朝珠三百六十五串。其下乘者。猶值千金。尚書平時。除忌辰外。日掛一串。一年之中。從不重複。又其家古玩。值三百萬。拳匪入京。尚書被難。迫聯軍入京。家資盡喪。凡諸寶器。大半西去。榮祿家寶物。亦多散失。回鑿後。廣收貨賄。無幾時。即已充實。聞所用翡翠翎管。表裏瑩澈。自外視之。翎毛纖髮畢覩。蓋所謂玻璃翠也。價直一萬三千。帶鈎一具。亦直萬餘。

詩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次之大亂。則偏與之相反。其富中國之人尚少。而富外洋之人實多。津城失守之日。津地下等洋人。皆牽車往返六七次。前之不名一錢者。今則數十萬金。四五十家之當舖。數十百家之公鋪。一二十戶之鹽商。財產衣物一時都盡。其書籍字畫之類。除日本人輦去少許外。大抵聚而焚之。然此猶是天津一郡然也。至於京邑。則六飛倉卒西幸。一無所挾。兵匪掠之於前。聯軍盡之於後。蓋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西兵及日人出京。每人皆數大袋。大抵皆珍異之物。垂橐而未。捆載而往。其在外國。半皆博物院中物。故雖敗。可以無失。而中國則內府所珍。私家所

藏故皆往而不返。且長留異邦。永為國詬。不必計後此之兵費也。今此所失。已數十萬萬不止矣。最可惜者。翰林院所儲永樂大典。百世之珍。亦燬棄流散。亂後。崇文門琉璃廠一帶。骨董肆舊貨攤。收買此類書物。不知凡幾。萃文書坊。買永樂大典八巨冊。祇京錢一吊而已。據鹿傳霖奏摺。稱大典共失去三百零七冊。大典原有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冊。明世宗命高拱張居正

等。選書手錄副本。原本存南京。正本貯文淵閣。副本貯皇史宬。

明中葉。南京原本燬。北都正本亦缺。清世祖移貯乾清宮。嘉慶

丁巳。乾清宮災。正本燬。副本之存翰林院者。經咸豐庚申之難。

漸有遺失。光緒乙亥。檢之。不及五千冊。丙子。僅三千餘冊。癸巳。

僅六百餘冊。庚子以後寥寥無幾。今移存教育部圖書館者。六

十冊而已。聞上海涵芬樓收買不少。其他好古家之得一二冊

者。不能盡數。其餘經史子集等。共四萬六千餘本。又據內務府

調查。宮中失去長白龍興記四冊。歷聖圖像四軸。歷聖翰墨三

十一冊。玉牒草稿七十六冊。穆宗實錄七十四冊。今上德宗。起

居注四十五冊。今上御翰八冊。今上御容一幀。慈禧太后御筆

丙夜乙覽一百三十五冊。滿洲碑碣六冊。歷朝帝王后妃圖像

一百十二軸。寶壽大鑑十八冊。皇華一覽四冊。殲滅髮逆實錄

四十八冊。其餘古籍蕩失者。如宋版前漢書六如居士大全集。

各一部。皇宋會編。宋方質尚書精義。宋黃倫周禮開方圖說。宋

鄭景炎後唐列傳宋張昭遠神宗正史宋鄧洵武邊事叢載遼

劉伸唐百家詩選元仇遠元名臣小史元彭絲諸政典制元金

似孫明太祖手書御製詩四百十篇二十一史小詠明武宗御

製逆案全稿明莊烈帝欽定龍潛紀事明謝丰古隱書明胡應

麟邊防圖覽明魏校十七朝聖藻集明吳應箕皇明大臣年表

明許重熙蹶張心法明李盤上書俱人間難見之本較諸大典

同為球壁重寶其世俗流通之書不計焉

洋兵好色勝於華人嘗於拳匪巢穴中獲少婦數人有殊色三

數洋兵持回營中問其身世知為良民被拳匪所掠者迫欲污

之皆不從至於衫褲盡裂問汝等已污於匪尚有貞節可言乎

則同聲答曰。彼雖匪。然固為中國人也。汝等鬼子。安得犯上國婦女。洋兵怒。驅之出。毆死之於道上。

聯軍所過。有古人為之俵。以是勒金販室。盧橫肆推辱。時有所聞。人民盡室以避。彼等據而有之。無所不為。趙絛章先生家青城。事後。檢視諸什物。無復全者。煙臺滿地。羶息襲鼻。觀案有巨瓶一。未移動。亦不復視。已而奇臭發。越出自瓶。異而俯窺。則滿其中。豐潤一大家。為洋兵所據。聚諸婦女於其中。日夜淫之。洋兵去。歸而檢視。坑上地下。有小冊數本。留遺。展視。乃祕戲圖也。他可知矣。

瓦德西統帥。獲名妓。賽金花。嬖之甚。言聽計從。隱為瓦之參謀。

金花故姓傳名彩雲。洪殿撰之妾也。隨洪之西洋。艷名噪一時。歸國後。仍操醜業。至是為瓦所得。以善西語。凡瓦之欲使中國過於難堪者。金花必爭之。以故中國之隱獲其惠者實不少。一日謂瓦曰。滿清蒐人材。在八股試帖。將相於斯出焉。瓦乃於金臺書院考試。示期懸榜如昔。文題以不教民戰。詩題飛旆入秦中。試日人數溢額。瓦為評判甲乙。考得獎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自行此舉。於是昔之譽金花者。皆從而詬之矣。然一時人心已死。名臣大老。且有願執梃為降奴者。固難以此責之一賤妓。又使瓦雖示期考試。而我中國人相率以國恥為戒。裹足不前。則其計亦不售。今顧若此。夫復何說之辭。

七月十四日。李秉衡兵潰。洋兵遂逼通州。其時舉朝震動。皆莫
展一籌。十六日。乃有西巡之旨。以車輛不齊。遲遲未行。至十九
晚。城外大砲隆隆不絕。二十日。喜雀胡同一帶。更流彈如雨。至
下午。喧傳天安門及西長安門已失守。然以相隔遙遠。內廷尚
不得真消息。是日。王夔石中堂文韶共召見五次。末次時。已亥
刻。見面。祇剛毅趙舒翹二人。太后云。只剩爾等三人在此。其餘
均回家去。舍我母子二人不管。爾三人務須隨駕同行。並諭王
中堂云。汝已年邁。尚要汝受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隨後趕來。
他二人素能騎馬。必須扈駕。是晚。王中堂在內值宿未歸。至夜
半。又喧傳洋兵進城。中堂欲出查問。則禁門嚴扃。不得出。至翌

晨黎明。兩宮乃倉卒出宮矣。出德勝門。行至貫市。始由光裕駝行。孝敬駝轎三乘。德宗與倫貝子同坐一乘。直至懷來縣。駐一日。兩宮及皇后大阿哥始均坐轎。因倉卒出宮。太后僅衣藍布夏衫。頭尚未梳。德宗則僅衣黑紗長衫。及黑布戰裙兩條而已。鋪蓋行李。舉未隨帶。出京三日。夜間祇睡火坑。既無被褥。復無更易衣服。飯食更無人進奉。祇以小米粥充飢。狼狽情狀。不堪盡述。妃嬪及宮女等。均未携出。太監雖有隨駕者。然亦寥寥無幾。諸王貝勒等。扈從者亦少。禮王榮相。啟秀等。均未相隨。惟端王慶王。那王。肅王。倫貝子。楠貝子。及公爺數人。先後趨至堂官。則有剛毅。趙舒翹。王文韶。溥興等四人。又部院司員十一二人。

滿漢小軍機三人。神機營虎神營八旗練兵千餘人。馬玉崑保
駕各營弁兵千餘人。沿途各鋪戶均閉戶逃遁。到處均無從購
物。當駕至懷來縣時。縣署中人皆不知。吳令卒然戴大帽出迎。
乃即於大堂召見。兩宮溫諭有加。吳令退。急往收拾其夫人之
房。請太后入內憇息。皇后則安置於其媳之正房。德宗則在簽
押房駐蹕。太后飢甚。手拍梳桌。命進食物。並即自行啟奩。取梳
梳頭。旋命德宗親降硃諭。派吳令速往東南各省催餉。其縣印
交典史暫署。二十五日。兩宮啟鑾西行。八月初三日。至山西
境。初六日。至大同。十七日。至太原。駐撫署。一切供張陳設儀物。
均係高宗辛五臺時舊物。而燦然如新。極為可觀。太后謂為宮

中所未有。自此遂在太原駐蹕。兼旬。繼因某大臣奏聯軍將掠保定而西。遂決臨幸西安。復降諭定於閏月初八日起駕南行。至二十六日巳刻入潼關。更南行。御舟三艘。均以錦繡飾之。途中風平浪靜。兩宮甚喜。賞銀二千兩。銀牌百面。時關中頻年苦旱。赤地千里。乘輿過後。即得雨三寸有奇。太后因欲至華山拈香。遂召襄辦皇差之陝州知州黃璟。垂詢華山情形。以路峻而罷。九月初四日未初。駕至西安。由長樂門大路。先至南院行宮。後移北院。南院係督署。北院係撫署。御道甚長。皆用黃土鋪墊。各商鋪皆懸燈結綵。居民等更跪迎道左。均欲一瞻御容。德宗命扈從人等毋許驅逐。太后更賞賜耆民銀牌甚多。御駕抵北

院後辦事大臣亦各紛紛隨至。院外一切裝飾全用紅色。東西轅門等字亦紅漆塗蓋。轅門不啟。周圍以十字又攔之。如京城大清門式。正門上豎立直匾。寫行宮二字。中門左門皆不開。由右門出入。入門有侍衛二百五十人。及一切儀仗。旁有軍機處朝房。六部九卿朝房。撫藩臬各員朝房。侍衛處種種名目。則貼紅紙條而已。大堂空洞無物。左房為內朝房。右房為退息處。至鑾閣中有六扇屏門。中開二門。設寶座一。上蓋黃布。二堂又設寶座一。亦蓋黃布。左一房為召見處。右一房為親王辦事處。三堂中又有寶座一。左右為太后宮。東三楹為德宗宮。後三楹為皇后宮。西三楹為大阿哥所居。行宮偻促。可以閉目得之矣。

兩宮抵行在後。太后常病胃痛。不服水土。夜不成寐。啼笑無常。時命數太監捶背。日夜不休。德宗則反較在京時為健。偶與太監耍戲。亦喜笑如常。惟稍有不懌。輒大罵太監。亦似重有怨恨者。各處進貢之物。太后命太監開單。分賜羣臣。毫不吝惜。凡各省貢品。送到內務府。太后必大哭。德宗亦涕泣不已。

宮內御膳費。每日二百餘兩。由岑春萱核定。太后謂岑曰。向來在京。一費何止數倍。今可謂節約矣。岑奏曰。尚可再省。又每晚先由太監呈上菜單。一百餘種。亦不過雞鴨魚肉之類。其後貢物。燕窩海參都至。玉食乃豐。德宗喜食黃芽菜。並不多用葷。太后喜食麩筋。亦不多食他品。謂太監曰。不必多辦菜。蓋一百餘

種。朕不過食一二品而已。

軍機處仍是榮中堂問事。王中堂則可否因人。鹿尚書則附和榮中堂。或見三大臣上朝。先則太監手捧圓盤。一上蓋黃綾。引三大臣前進。王居首。榮次之。鹿在後。王白髮蒼蒼。面目清瘦。行路遲緩。榮鬚髮微白。面扁而黃。有足疾。身亦不高。鹿項鼓。面浮腫。一無精神。及召見。祇榮一人說話。王本重聽。鹿亦然。瞠目而已。王鹿既退。必請教於榮幕樊雲門。否則莫知底蘊也。

鹿住木四牌樓。產業在西安者甚多。榮住滿城。王住貢院。除都察院內務府工部外。其餘各衙門。皆設貢院內。以紅紙長條書某部公所字樣。而不書衙門。貢院內皆係辦公之所。各部暫刊

本質闕防。文曰：行在某部闕防。王有太平宰相之稱。鹿肝氣太甚。於兩江苛事吹求。深賴兩湖為之調處。榮嘗勸其意氣勿過甚。又勉其凡事外面圓通。使人不測。鹿唯唯。

各員奔赴行在。候引見者二百餘人。朝廷電催吏部尚書敬子齋豕宰。即到行在。料理引見事宜。惟各員以食用太貴。不堪其苦。其津貼辦公各員之項。一二品月一百二十兩。三四品六十兩。五六品四十五兩。七品以下三十兩。聊可足用而已。外任簡放各員。頗有怨詈朝廷者。

夏震武上摺。力保余蠻子可勝經略之任。願以全家保其與聯軍背城一戰。摺中引用尚文韓信兩典。請德宗設壇拜帥。又謂。

聯軍若未逼。可引渭水灌之。使其片甲不返。雖未見施行。而太后贊賞不已。

十月初六日。某中丞欲為萬壽鋪張。與各宗室議及。溥侗厲聲曰。國是敗壞。一至於此。近又聞東陵為聯軍佔據。何以對祖宗。尚欲做生日乎。我當力阻。其事遂寢。

行在各官出入。非乘車。即騎馬。尚書始得坐轎。某中丞以乘車不甚冠冕。力求太后。斡旋。故有加尚書銜之命。亦改車為轎矣。榮相聲名甚劣。新者目為逆臣。舊者指為漢奸。尤以貪黷著聞。陳澤霖侵吞軍餉甚鉅。榮嚴札催繳。陳派山西候補把總姚慶芝齎炭敬四萬兩。白燕窩二十斤。綢緞四箱。餉榮求免。榮遂准。

其以前敵遺失作正報銷。

初閏八月初六日。諭車肇禍諸王大臣。以求與聯軍和。實則諸王大臣除已身故者外。餘均隨兩宮到陝。一無驚懼。趙舒翹初到陝時。即請假十日。携帶著名堪輿。赴南關外修理祖墓。竭力培植。以期永享富貴。家有精於平風鑑者五人。終日講求命相氣色。一日三看。以決休咎。其愚誠不可及。

行在頑固黨有謂何乃瑩者曰。肇禍諸臣。究竟何如。曰。亦不過做王允耳。或曰。傲之韓侂胄。似乎相當。何語塞。何每談及剛毅。則泣下曰。中堂身後異常蕭條。幾無以殮。操守廉潔。古今罕有。不假以年。豈非天哉。蓋剛從幸。以腹瀉而死。一時不得棺木。假

人之壽材以殮。橐中無金。賴太后賜銀三百兩。方得成禮云。
山東糧道達斌謝恩時。面奏太后。請誅禍首。以杜外國要求。太
后色遽不豫。達又奏云。外人決不肯干休。與其按名指出罪狀
而後辦。不若先辦以全國體。太后曰。不獨王大臣忠心耿耿。即
義和團亦赤心愛國。爾當時不在京。不悉其中首尾。不必多說。
達遂退下。

大阿哥自到西安。初未嘗出宮。養一小狗。為德宗索去。後大阿
哥又命太監索回。德宗遂與之失歡。而慈眷亦衰。屢遭太后鞭
撻。高貴恩嘗謂人曰。可惜一個候補皇帝。將來恐變成開缺太
子。一日。大阿哥不知何事觸怒德宗。當將大阿哥無禮情形。面

訴太后。太后即命棍責四十。並罵之曰。汝如此不法。曾狗彘之
 不若。若一登天子位。國家都被汝拆壞了。大阿哥大哭而出。自
 是益放恣。不喜讀書。專好音樂。馳馬。奉棒。日與太監數人。至戲
 園觀戲。頭戴韋陀金邊氈帽。身衣青色緊身皮袍。裹紅巴圖魯
 領褂。無異下流。最喜觀連環套。拾玉鐲。常點是兩齣。有京伶名
 嚴王者。屢邀厚賞。其他伶工作樂。或時有不合者。必當面申斥。
 至親自上臺。敲鼓板。扯胡琴。以炫己長。十月十八日。大阿哥因
 爭坐位之故。與瀾公溥儀。率領太監多名。與甘軍。闖於城隍廟
 之慶喜園。太監大受創夷。彭述裴維按在座。均遭殃及。而不敢
 與甘軍一圖報復。遂遷怒於戲園。厲其中丞將各園一律封禁。

並將園主枷示通衢。其告示有云。兩宮蒙塵。萬民塗炭。是乃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圖。卧薪嘗膽。何事演戲行樂。况陝中旱災浩大。尤宜節省浮費。其一切飯店酒樓。均一律嚴禁。云云。繼而各園營求內務府大臣繼祿。工部侍郎溥興。轉求李蓮英。向大阿哥緩頰。大阿哥亦正以戲園禁閉。日常寂寞。許其開演。則又出示云。天降瑞雪。預兆豐盈。理宜演戲酬神。所有園館一律弛禁。惟不得滋鬧。如違重懲。藉以掩人耳目。然見者無不鼓掌。大阿哥嘗微行訪土娼某氏。是娼貌不甚美。而善房中術。抹粉塗脂。倚門賣笑。他人見之不顧而去。大阿哥以其擅有別才。時狎之。後竟毒發。幾至滅鼻。治愈後。猶不捨之。向四處訪求防毒。

之劑。扶之以往。留戀朝夕。後為太后所知。遂有嚴禁私娼之告。示出現。某氏亦遠遁。聞大阿哥擲某氏夜度之資。約萬金以外云。

德宗最惡奢華。每遇太監進饌。便云。詔書屢下。卧薪嘗膽之句。而吾終日所嘗者。肥羹也。吾心殊覺不安。爾等以後進饌。不得過事肥美云。

德宗陪侍太后喫飯時。所有菜點。皆由太后用箸夾與。然後敢食。

奕劻見時事不可。面奏太后。請力行新政。太后曰。吾自有我家法度。何必多言。奕劻默然而罷。

供支局委員孫多祺。以夤緣李連英。得邀太后恩賞。一日。孫入內。灌花。太后問。汝年幾歲。有父母否。對曰。有老母。年七十八歲。太后病。孫進素菜。云其母自製。太后大喜。乃賞孫母福壽字。并金燭一對。孫之父聞而歎曰。我尚在。而汝但云有母。我其死矣。遂自經。

和議成。罪魁之死者死。流者流。免者免。糾紛乃結。太后因更日夜哭泣。兩目紅腫。謂德宗曰。洋人欲索此次禍難之惟一為首者。意蓋指我。今幸未提出。不能不感祖宗之默佑也。

前尚書趙舒翹之賜令自盡也。據十月二十五日上諭。本欲定為斬監候罪名。已由臬司看管。家屬均往臬署侍候。先一日太

后謂軍機曰。其實趙舒翹並未附和拳匪。但不應以拳民不要緊五字覆我。趙聞私辛老太后可以貸其一死。二十九日外面紛傳。洋人要定趙斬立決之罪。於是西安府城內紳民咸為不服。聯合三百餘人。在軍機處呈稟。願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軍機處不敢呈遞。刑部尚書薛允升。本趙之母舅。謂人曰。趙某如斬決。安有天理。至辛丑正月初二日。風信愈緊。軍機等自晨六時入見太后。至十一時始出。猶不能定趙之罪。而鼓樓地方業已聚集數萬人。有聲言欲劫法場者。有聲言如殺大臣。吾等即請太后回京。又有看熱鬧者。軍機處見人情洶洶如此。入奏太后。不如賜令自盡。至初三日。上諭乃下。是日晨八時降旨。定酉

刻復命。於是岑中丞銜命前往。宣讀諭旨畢。趙跪謂中丞曰。尚有後旨乎。岑曰。無。趙曰。必有後旨也。其時趙夫人謂趙曰。我夫婦同死可耳。必無後命矣。遂以金進。趙吞少許。午後一時至三時。毫無動靜。精神猶大。與家人講身後各事。又痛哭老母九十餘歲。見此大慘之事。其時趙之寅友及親戚往視者頗多。岑見中丞始止之。繼亦聽之。趙謂戚友曰。這是剛子良害我的。岑見趙語音宏亮。竟不能死。遂命人以鴉片煙進。五時猶不死。又以砒霜進。至是始倒卧呻吟。以手捶胸。命人推抹胸膛。但口說難過而已。其時已半夜十一時。岑急曰。酉刻復命。早逾時矣。何為仍不死。左右曰。大人何不用皮紙蘸燒酒。捫其面及七竅。當氣

閉也。岑如法捫之。共捫五次。久之。不聞聲息。而胸口始冷。夫人痛哭後。亦遂自盡。趙之體最為強旺。故不易死。又有意候旨。故服鴉片煙不多。以期延捱時刻也。

莊王載勛待罪蒲州。在行臺居住。一妾一子隨之。葛寶華奉賜令自盡。諭旨銜命前往。及抵蒲州行臺。為時尚早。門外放砲迎迓。莊王大罵曰。何故無端放砲。左右曰。欽差葛寶華至。莊王曰。其我之事乎。左右曰。欽差過境耳。及葛入。莊王猶詳詢行在各情。葛不深答。行臺之後。本有一古廟。葛往視。有空房一間。遂設為莊王自盡之所。懸帛於梁。鍵之。旋飭蒲州府及營縣派兵彈壓。傳命有旨。飭莊王跪聽。莊王奉傳。挺身而至。謂葛曰。要我頭

乎。葛不語。但宣旨。莊王曰。自盡耳。我早知必死。恐老佛爺亦不能久活。又謂葛曰。與家人一別可乎。葛曰。請王爺從速。其時莊王之子妾亦至矣。莊王謂其子曰。爾必為國盡力。不要將祖宗的江山送給洋人。其子哭不能答。妾則滾地昏厥。不知人事矣。莊王問死所何處。葛曰。請王爺入此房內。莊王入。見帛已高懸。掉頭謂葛曰。欽差辦事真周到。真爽快。遂懸帛於項。不一刻氣絕矣。

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為人極膽小。十二月二十五日降旨。在陝西省監監禁。趙舒翹則有家人探視。英年卻一人岑寂。終夜哭泣。謂人曰。慶王不應不為我分辨。人不敢答。至元旦。眾皆

以歲事忙碌。不暇之顧。英年哭至中夜。忽無聲。次午人見其伏地氣絕。滿面泥污。衆趨視之。乃知其以污泥蔽塞滿口而死。然是時尚未奉朝命也。衆不敢以死聲張。直至初三日旨下。始稟岑中丞復命。

端王以近支王公。謀竊神器。其驕暴樂禍。益天性使然。其生也。與劉宋元光幼同日。文宗甚惡之。故賜名載瀟。從犬。蓋絕之也。拳匪起。倡率諸王。貝勒。輕舉妄言。致肇戰釁。洋人必欲致之於死。其未奉旨發往極邊時。已在甯夏。及傳旨發往極邊。大阿哥如癡如呆。端則不惟不驚。而且大喜。謂人曰。這已是皇上恩典了。咱們尚等什麼。快些往新疆走。不要動皇上盛怒了。又急問

左右曰。咱們阿哥有罪乎。衆曰。不聞旨。端曰。卻不與他相干。諒無妨也。故奉旨之日。端即兼程起行。深恐洋人再加以斬決之罪也。

山西巡撫毓賢。初旨發往新疆。得旨後。押解起行。業已一路帶病。不能行走。及聞正法之旨。早已不知人事。如昏如夢。不似在任時之意氣發揚。及監刑官按察使何福堃至。將其拖至法場。一刀兩斷。毫不費事。當其清醒未死之先。甘肅城內有人張貼告白。約會羣衆。代為請命。免死。毓知事無益。亦發告白一紙。自明其死之正大光明。囑羣衆勿阻。又自輓二聯。其一云。臣死國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嬌女七齡。老稚難全。未

免致傷慈孝意。我殺人。人亦殺我。夫復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涓埃無補。空嗟有負聖明恩。其二云。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沈三字獄。君思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詞氣從容。臨難不亂。強於趙舒翹等多矣。

甘肅提督董福祥受榮祿指。統兵入京。紀律不嚴。率意鹵莽。圍攻使館。和議成。有旨革職降調。董以受榮之欺。怨之甚。上榮稟曰。中堂閣下。謹稟者。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承手書慰問。感愧交併。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師戎。一切舉動。皆仰奉中堂指揮。無一敢專擅者。此固部將

之分。而亦敬中堂捨身體國。故敢竭駑力。櫻衆怒。冒不韙而効
馳驅。戊戌八月時。中堂欲為非常之舉。七月二十九日。電飭祥
統兵入京。祥立即奉行。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鈞諭。厲攻各國。祥
以事關重大。貽遲未決。承中堂驅策。故不敢不奉命。惟謹。後又
承鈞諭。及函。罵累次。圍攻使館。不妨開砲。祥始尚慮得罪各國。
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祥承此重咎。又承中堂諭。謂戮力攘夷。
禍福同之。祥是武夫。無所知識。但恃中堂而為犬馬之奔走耳。
今中堂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祥雖愚。竊不解其故。夫祥於中
堂。其力不可謂不盡矣。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則祥冒死從之。中
堂欲撫拳民。則祥薦李來中。中堂欲攻外國。則祥拚命死鬪。而

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欲得中堂之元者，祥以報國為心，自拚一死。將士咸怨祥不能彈壓，惟中堂圖之。榮得稟，急送董五十萬金。將士賞賚有差，董乃已。

莊王英年，趙舒翹諸人之死也。太后曰：上年載勳載瀾諸人，自誇係近支，說大清國不能送與鬼子，其情形橫暴已極。幾將御案掀倒。惟舒翹我看他尚不是他們一派，死得甚為可憐。言至此，淚下如雨。

兩宮於庚子冬皆食牛乳，養牛六頭。開春因天太乾燥，不食。將牛六頭發交西安府喂養。每月需銀六百餘兩，另闢牧牛苑，任官掌之。正五。

各省解銀兩赴行在者在辛丑二月初核算已有五百萬之多。岑春萱豫備携銀六十萬赴晉為各防營之費。所有已收餉銀俱儲待藩庫尚未大動。太監有孫姓者與李蓮英黑辛同一政扈。其貪婪亦不相上下。湖北解餉交內務府銀兩由孫太監督同監平解餉委員曰這是湖北關道平足對寶每錠五十兩斷不短少。孫太監曰你解過幾回餉。你知道什麼解餉的規矩。委員又曰海關道平色實是不短。孫太監曰然則老佛爺的平假的麼。言畢竟欲拳打腳踢。委員急退。內務府大臣繼祿慰之曰。你未得辛苦。我們總不叫你們吃虧的。不過他們在這裏進項太苦是有的。你們要稍稍原諒。委員乃已。又廣東解貢品二十

四種。因未賄太監。被太監剔出九色。退還某道。解貢。往行在者。出而告人。恨恨不已。

太后亟思回鑾。然往往無端驚惶。二月初十日。本擬下回鑾之旨。及聞俄約而中止。行在諸人皆恃慶。王季相為泰山。望電報如飢渴。太后曰。我一日不見京電。便覺無措。然每一見電。喜少驚多。實令膽怯。

八月二十四日。兩宮自西安啟蹕。城中所經街道。均蓋黃土。兩旁店鋪。更結綵懸燈。設立香案。而以糖果餅餌置其上。鼓樂起。首行李三千輛。馬卒護之。次之。為各太監及穿黃馬褂官員。更次。黃轎數乘。御駕至矣。沿途肅靜無譁。由御林軍令百姓分跪。

道左。德宗居前。其轎以三十六人舁之。德宗狀豐偉。顧盼有姿。其後為太后。太后臉長顴高。口大唇厚。雙目閃爍有光。其後為皇后。貌甚秀麗。惟脂粉太厚。天然美貌。反為減色。次則妃嬪及大阿哥各親王等。歷久時始盡。

當德宗在外。事無鉅細。一任內監調置。此次回鑾。一切應用豫備外。所有李蓮英應用車輛。及陳設各物。除黃色謹避外。其餘悉與御用者一式。聞其內服及燕服。則反較御用者為精美。

太后輿駐各縣。每日早起。進燕菜一碗。須宮門費三百兩。太監捧進時。口稱是地方官孝敬的。所貪圖者。祇此一語耳。沿途日供進。而李蓮英腰橐。以此裕然。故當時有光緒跑煞太監飽。

然之語。迨至京後。太后猶飭太監到街置辦此項菜食云。

一日有太監數人。至臨潼縣署索宮門費一千二百金。聲言如如數付給。當有無窮利益。否則有不測之災。知縣事夏楚卿以缺分清苦。無力應付。卻之。太監謂如無現銀。以金銀首飾作抵。亦可。夏以家眷向未在任。對太監不得已而去。揚言可惜。一知縣一千二百金。買不到手也。明日午後。忽來口操京音健夫五六十人。自稱王大臣僕從。蜂擁而入。皇差公所。廚房中。將一切貴重菜肴。搶劫一空。呼嘯而去。是時縣令已出境迎駕。未之知也。及駕抵縣城。晚膳已不及辦矣。各王大臣竟至枵腹。擾攘不止。事為太后所聞。甚為震怒。即欲降罪。德宗力言。該縣當必另

辦晚餐。王大臣等即便有腹餒者。均携有點心。不妨暫以充飢。太后亦未深究。晚膳時。太監所進肴品。故加以醬鹽。並和以生水。以致不堪入口。太后大罵知縣之不能辦事。太監復進以讒言。謂知縣夏某曾在外言。老佛爺去年躬釀大禍。咎由自取。尚有何顏面要地方供應。彼亦不願辦此善差。云云。太后聞之。怒不可遏。命速將夏楚卿正法。即傳御前大臣那王行刑。後經德宗為縣令乞恩。并云。縣官決不敢如此說法。此又必需索不遂。而故意譖之者。太后曰。即無此言。辦差不敬。亦應正法。如不斬此人。以後各州縣。必相率效尤。德宗答。今日係第一站。因口腹而殺知縣。殊失人意。而予人以口實。況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倉

皇西幸。即求此味。亦不可得。太后怒。乃稍平。而夏遂得不死。後有知其細者云。先日未索宮門費者。即李蓮英所使。次日未劫食物之健夫。即虎神營兵。亦李主使。故作此以害縣令也。

駕至河南州縣承辦大差者。皆慄慄危懼。多有豫貯鴉片於囊。設或宮廷震怒。即仰藥以殉。

某太監至開封索賄。事甚小。術甚巧。其語某縣云。天寒。老佛爺最惡寒。汝須日備炭三十斤。每枝長須一尺五寸。圓一寸五分。不可有節。有節則生煙。不可有裂紋。有裂紋必爆。或燒衣服。或驚聖駕。汝其慎之。某縣問云。此種炭不知何名。他省或有。實不出在河南。某監佯怒云。汝做皇家官。三十斤炭尚不肯為老佛

爺盡心。萬一老佛爺凍着。汝罪不小。忿忿欲去。某縣婉轉哀鳴。某監愈怒。旁有隨某監之一人云。爾小子有銀子。便好商量。某縣還叩以數。不對。強索至千金而去。噫。炭價如此。其重於炭者可知已。

鄉人陳瑤圃先生邦瑞。以戶部侍郎從鑾回京。面奏太后。內監擾民狀況。太后怒曰。你不要這樣說。他們跟了我一輩子。十分辛苦。稍求沾潤。是有的。不致如你所說。難道你見了銀子。還不要不成。陳唯唯。皇恐退。自分將有不測。後竟亦無他。

兩宮將至京時。某侍郎總辦鐵路。應備車輛。供軍機諸大僚乘坐。車已備就。軍機諸大僚尚未登。恰值無聲望之貝子貝勒多。

人蜂擁而上。某侍郎既不能加阻。又慮無以伺候。各大僚焦灼萬狀。忽得一計。僑通二洋人。執杖登車。逢人亂打。貝子貝勒等均抱頭鼠竄而下。某侍郎喜不可支。陰向二洋人稱謝不已。十一月二十四日。兩宮及羣臣均由正定府乘火車回京。

和約。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充謝罪使。廷臣咸以此舉大辱國體。然苦無力拒絕。時有獻策於太后者。請擇年貌類王者代行。后善之。適有薙髮匠某。狀貌酷肖醇親王。見者莫能辨也。乃決用其策。使匠矯飾為王。教以禮儀言動。與夫應對酬酢。周旋進退之節。嫻習而後遣之。於是薙髮匠之醇親王。遂擁朝廷之使節。海天萬里。遠赴柏林謝罪焉。既抵德。覲德皇。從容展謁。未嘗失

儀退而與德國臣工相見。亦酬酢盡歡。各如其分。中德國交用是益固。留柏林十餘日。無貳之者。既而由德入法。遊巴黎。經倫敦。安然返國。然出柏林後。忽有國事偵探風聞其事。詳經偵察。知清人確以贗鼎欺德。事聞德皇。皇大怒。立召宰相。褒羅計議。謂清人不信。乃使下賤之夫。冒為貴族。矯執使節。以謝罪於我國。侮我實甚。必謀所以報之。褒羅退。與各大臣密商。僉以使已出境。事無左證。一經表襮。徒滋外人譏笑。為我國辱。且使者雖偽。其奉清命而來。則非偽也。隱之。莫有知者。不如已。褒羅以為然。言於皇而寢其事。

北京清涼庵為奉匪立壇之所。亂後有人仿雲南大觀樓楹聯

體為作一聯云。五百石糧儲助耒壇裏。上名造冊。亂紛紛香火。無邊看師尊。孫臧技演毛遂。神託鴻鈞。禮崇楊祖。伸奉閉目。何嫌大眾譏評。趁古刹平臺。安排些席棚草鋪。便書符念咒。遮蔽那鉛子銅鋒。莫辜負腰纏黃布。首裹紅巾。背繞赤繩。手持白刃。數千人性命。喪在團頭。熟睡濃眠。明晃晃刀槍何用。想焚燬教堂。搜搶民舍。穢污佛地。威嚇官衙。張膽欺心。一任旁觀笑罵。況劫財殺客。直自同瘋犬貪狼。縱作怪興妖變化。了飛禽走獸。只贏得律犯天條。身遭法網。神歸地府。魂赴陰曹。一百八十字。牛鬼蛇神。盡乎此矣。

有作時事新樂府者。寫庚辛間事。活現紙上。其一。二毛子注云。

義和團呼外國人曰大毛子。呼教民以及與洋人有交涉者。皆曰二毛子。故義和團欲殺人。必曰此二毛子也。萬刃齊下。頃刻化為肉泥。其殘忍無復人理。詩云。二毛子殺不盡。東頭殺得西頭賸。可憐齊化門外三十三村民。無老無少無男無婦含恨冤死順治門。明年和議成。兩宮回北京。二毛子歡欣欣。齊向各國分償金。惟有往日二毛子。枉遭亂賊白日死。爾輩有靈叩天闕。上帝不遠當鑒此。其二。順民旗。注云。聯軍既破京師。居民爭乞識洋文者書一保護單。張諸門外。以為救死計。念小民畏死固未足責以大義也。然居民亦不過粘此一紙而止。初未敢公然豎降旗也。而京官則相率戶前掛某某國順民旗矣。嗚呼。廉恥

道喪。至今世極矣。使非八股之功。曷克臻此。詩云。順民旗滿京
城。百工大小同班迎。爾果學得前明牛金星。江山一座奉送李
自成。其如列強不屑受。賤視爾。猶若豬狗。明年懲辦罪之首。徐
啟同上菜市口。其三。洋大人。注云。庚子之冬。京津鐵道為英俄
占領。附近居民。羣相避於草木深處。日令兒童輩赤身行風雪
中。向各國軍士伸手求食。口呼曰。洋大人。洋大人。各國軍士皆
莫悟其意。惟日本人略解華語。憐而與之酒食。或出八開小銀
元。慰之使去。兒童輩居然日得洋錢三四角。一家狂喜。不復再
求生計矣。後竟因搶奪互毆致死。為聯軍所知。驅之。不令近軍
站。此風乃息。詩云。洋大人。名可愕。大人未。都城破。佛爺飢。官兵

餓。百姓無辜同被禍。大人日賜三四角。一家飽食得安坐。我輩

因害反受福。大人恩。山海深。我輩戴德如天神。未年慎勿撤聯

軍。按此皆北人語也。作者以游戲筆出之耳。其四客必多。注云

客必多。甲必丹之轉音也。自營口以東。鐵道之旁。羣兒苦饑。每

見洋裝者。即以手加額連呼曰。客必多。敲敲。始以為敲敲者。俄

語也。繼而叩諸俄人。莫解其義。又叩諸英法日德之友。俱莫知

此語為何名詞。最後叩諸呼洋大人者。乃知為討飯二字也。不

禁啞然失笑曰。此庚子後新名詞也。不可以不紀。詩云。客必多。

聲洋洋。大站小站。車道旁。羣兒戢戢如牛羊。向人乞食。雙手張。

自稱全家倚為糧。父嗜煙土如香餠。一日不得父母亡。吁嗟乎。

噫嘻君莫笑。朝廷已不顧宗廟。我輩哀苦無可弔。安得不作一
餓殍。此君觀微知著。長歌當哭。亦今之傷心人也。

羅癭公惇融。作庚子國變記。及拳變餘聞。各一卷。言庚辛
間事。可謂詳矣。予撰此卷。更詳羅之所未詳。言必正。事必
實。若彼此會而觀之。於斯事。十得八九矣。

梵天廬叢錄四

慈谿柴 萼小梵

劉伯溫

包先生毅與劉誠意伯伯溫生同里。開嘗述其歸里後軼事。俱出明史本傳及諸野史之外。擇其確實者記之。誠意世居青田九都南田鄉。鄉至高。四面環山。中有平疇五十里。山水明秀。實世外桃源。誠意在明初宇內統一時。固欲布經濟。特以忌者過衆。偶有設施。即被構陷。如因瑞安淡陽盜匪過多。請設巡檢。治理。忌者即誣以淡陽有王氣。劉基欲借此覓墓地。卒因之停俸。實則淡陽一小村落。無山水可言。况當匪巢。壑地尤為不宜。故

封伯爵後居南京數年即致仕歸里。徜徉山水。或偶至舊日讀

書之石門洞一游。洞有至長之瀑布。口外有兩石山。對峙如門。

其勝為處州全郡之冠。中有誠意塑象。寺僧供奉香火。里民奉

拜。至今不絕。不談世外事。其居宅僅瓦屋三間。湫隘不及民居。

其宅至清康熙中遭燬。產業止直四千兩。其孫分產清單。今尚

存留可考。病時囑子孫勿以金珠入殮。墓在九都黃山。形式甚

簡。不過一橫石一墓碑而已。鄉人共知其墓中一無所有。故康

熙中遭白匪。咸豐中遭太平軍。均未被擾。此其為子孫計久遠。

迥非今之宦家積金以遺子孫者比矣。誠意歸後遺命子孫必

務農。在家起居甚質樸。已以農家風範昭示子孫。其孫九人皆

以農為業。其後居故里者三人。遷江西者五人。遷平陽劉店者一人。今居故里者約萬人。居劉店者約千人。居江西者約二萬人。最為繁綿。皆務農讀書。商賈者不過百之一。故其子孫無大富。亦無赤貧。誠意祠在處州者三。郡城一。縣城一。皆係重建。規模甚小。惟南田鄉家廟。乃明初勅建。制度特異。有誠意及長子璉。次子璟。極大塑象。其在明初所績遺象。展轉流傳。今入瑞安。大儒孫仲容貽讓家。其所著書。現存者。惟誠意伯文集二十卷。其琴版有二。鄉中所存者。為明琴本。杭州大方伯官書局所存者。為清琴本。其生平大事。詳載文集卷首行狀中。

劉瑾有賢兒

劉瑾為明朝巨璫。罪浮其身。而不知其實有賢兒。失其名矣。凡瑾所為。必痛哭舌諫。瑾不聽。轉施楚撻。一日黎明。忽亡其踪跡。瑾漫置之。後五日。東華門外一小溪。有尸浮出。不知誰何。其身繫一白玉玦。審之。是瑾家物。報瑾。瑾命人埋之。終不出一言。天性之親。竟視若寇讐。抑亦異矣。謝在杭肇淞。為作好兒行。存小草齋集。見陰太山梅圃餘談。按太監有子。殊足一噓。或未做藥前所生乎。抑亦螟蛉有子。蝶言負之也。

邵晉夫

明正德間。陝西鳳翔邵晉夫。父伯宗。為戶部員外郎。晉夫博學有才。工為詩文。舉丁卯鄉試第一。太監劉瑾有姪女。求婚。人爭

就之瑾曰吾女必得名士為匹福建戴大賓因見晉夫薦之瑾
聞其名曰吾閩中人所婚惟邵生乃可餘皆不願晉夫百計求
脫瑾力迫之且脅伯宗終使成婚晉夫於是終日閉戶拊膺讀
書不與一人接及瑾伏誅廷議以晉夫未嘗干預一政赦之為
編氓嗣是以著述終前閱閱微草堂筆記載魏忠賢求婚肅寧
于氏少子事每歎權璫勢焰無所不可今觀晉夫事可謂前有
古人矣紀氏殆未之知也

鄧武橋

明鄧將軍武橋名子龍其事蹟具載本史茲紀其軼事萬曆四
年李太鑾據大圍山楊青山據黃岡山與湘鄂諸匪響應為亂

官軍討之。此剽彼竄。弗克克。勢張甚。將軍時為康山守備。巡撫
潘季馴。兵備周思敬。知其善兵。遂檄為銅鼓營守備。而以銅鼓
事專任之。將軍軍南昌。佯不言銅鼓事。賊偵之。弛其備。乃密以
精騎伏。萬載黎源。新昌靖安。武甯諸路。更以數十騎。溷跡商賈。
潛楚界。絕賊西路。將軍於除夕夕。自率驍騎。由金雞洞。迅入夜
半。達大圍。大圍賊總穴。賊鼾睡。砲發。賊驚竄。逼黎源。焚斬殆盡。
大鑿走義甯安鄉。真湘鄂援。援勿至。明年。生擒大鑿。青山等。及
大鑿妹。大鑿妹善戰。髮長糾馬足。踏并殺之。銅鼓亂乃平。先是
人以羊叔子擬將軍。將軍嗜吟詠。有橫戈集。嘗於銅鼓石。仙羊
寨。金雞橋。摩崖留題。休沐。則以道。道民以文。諷士。雅不以裘帶。

輕緩為着。以視羊叔子。不知其何如也。其銅鼓石詩云。

石在城

東三里而遙。屹立孔道側。相傳晉許旌陽遜逐蛟過此。石中有聲如銅鼓。疑以為怪。揮劍劈之。今一石中分。宛然劍痕。摩崖有

銅鼓石三字。字徑尺。晉人延倫書。潘周過化四字。字徑六尺。試

劍二字。字徑丈二尺。及詩。均將軍所書。定江巨石當路旁。有人

疑是南山虎。笑漢將軍只沒羽。乃不貫之何足數。又云此石名

銅鼓。上應北辰。開帥府。英雄一劍破中堅。撐住乾坤鎮晏楚。其

金雞橋詩云。橋在金雞洞。由湘入贛。必取道於此。短甲輕兵入

武鄉。西風吹骨鐵衣涼。大幽山下無情水。笑問金雞舊戰場。其

仙羊寨詩云。相傳有羊自此山仙去。將軍嘗紮寨駐兵於此。故

以慕名。仙羊已去何年許。我未重作仙羊主。呼仙酌酒仙童歌。
仙花滿壑仙禽舞。一嘯仙風八面生。仙霞散作千山雨。其黃岡
山風雨催軍行云。應憐西事縣民瘼。長呼鐵甲軍中著。三程兩
程晝夜行。千山萬山風雨惡。不妨鼓角地中來。自有將軍天上
落。百戰煙塵社稷安。一怒乾坤星斗錯。歸來烹象飲天河。何代
將軍無衛霍。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矣。

魏忠賢

魏阉之浮惡。實覆明社。而生前稽誅。論者恨之。其墓在武林。猶
峙立穹碑。碑文見宋華筠廡偶筆。大書官銜。至清初。有某者。特
奏發墓。剝平之。旨准。即便從事。啟槨去棺。面色如生。目猶未閉。

而一種陰狠之氣。望之尚欲戰慄也。主其事者。剜其二目。賫書上浙督。藏署中。其石槨厚一尺。棺厚同之。以築一小屋。尚有餘也。經年後。浙新督至。聞有魏目在署。徧覓不得。詢之署中人。亦無知者。適圻者理壁。於夫弄中得一小匣。已朽爛。啟視之。殷血之二腫子也。乃加裹紮。投之江中。

科舉癡

前代科舉之習。困躓英哲。然而蟻泥。歟水。雖經糞穢。仍自各得其樂。而清室初造時。竟有以明大臣而驚此虛名者。聞杞縣任暄。猷明末。以團練鄉勇。禦流寇有功。洊擢至南京。後軍都督。及降後。隸旗籍。應順治壬辰會試。成進士。磨勘被斥。又中乙未進

士。邵陽吳芳。崇禎己卯舉人。官至左都御史。降清後。亦中康熙甲辰進士。五河錢世燾。明亡後。已棄官為浮屠。久之。應試為諸生。康熙庚戌。成進士。年已七十餘。亦可異矣。

錢牧齋三則

王葵園先生言。明末大臣之無恥。莫如虞山錢牧齋。牧齋固自稱遺臣領袖。將抱首陽粟里之節者。而一念好爵。遂致倒行逆施。當豫王入南京。牧齋首貢贖儀。極其精富。以博王歡。又引一類亡國故臣叩首求用。王燕居處。積牧齋所薦諸官朝賀紅帖。多至二大堆。

牧齋嘗歸里。舟過蠡口。有客舟前梗。不得行。客舟中皆蘇常士。

子避難而出者。遽問來舟為誰。舟子對以常熟錢相公。士子十餘人佯為不知。移舟過訪。牧齋曰。某明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現今禮部侍郎翰林學士錢某也。士子訝曰。太保故未死耶。可謂慶矣。即聲別同去。牧齋忸怩者久之。

公治長審鳥音。

見皇侃論語疏。介葛盧辨牛鳴。佛圖澄知鐸聲。

人皆知之。牧齋審雞鳴。則世或未知。方袁崇煥以遼事繫獄。八月十七日天明。牧齋夙興。聞雞鳴曰。是冤是冤。如是羣雞相應。牧齋為之動容。已而袁崇煥着即會官處決之詔下矣。

張澤民自請叙錄

順治元年九月禮曹章奏云。原任御馬監張澤民啟。王師到京。

之日。臣在朝陽門遙見平西王差官捧執龍旗城外高叫。民值
驚魂未定。臣於斯時多方曉諭。從臣開門。臣後始同差官往面
衛臣駱養性。遂將發下諭旨。遍貼都城。初二日。臣與衛臣出城
迎駕。此衛臣與差官皆現在而可問者也。初九日。具有微臣率
民接駕一疏。迄今叙功。猶不及臣之身。但有功而不言。王上何
由而知。其咎固在臣也。臣今備述始末。不敢妄冀上賞。惟望知
臣亦有微勞耳。奉令旨。張澤民自請叙錄。不准行。是澤民亦曹
化淳杜勳一流。圖榮異族。而被斥不准。雖復可憐。亦堪淳白稱
快也。禮曹章奏。世無傳本。清代內閣紅本庫之舊物也。清季大
修紅本庫。將所貯書籍文卷俱移出。遂將紅本寄存國子監。而

書籍則由學部奏設圖書館以儲之。中有鈔本殘剩之諸曹章奏五冊。皆順治元年九月一個月間事。惟有吏曹二冊。戶曹一冊。禮曹二冊。餘曹皆不見。亦無他月之章奏。武進孟心史先生森曾錄有副本。佐其史筆不少。而禮曹章奏中有明故魯敬王妃何氏一表。悽排沈鬱。令人抵讀一篇哀江南也。

尹嘉銓自請加級

尹嘉銓自請加級。賞戴花翎。幾當大辟。而其前有山東兗西道按察使僉事于連躍以招撫兗西自請加級。攝政王多爾袞令旨于連躍厭薄僉事。自請加級。殊屬妄躁。姑不究。見順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吏曹章奏天之下地之上。真有是等小人哉。

張文和公二則

清世宗御宇時。桐城張文和公廷玉。最承恩遇。然廉正自守。不
矜權利。趙甌北簷曝雜記。載督撫入京。以同年宿誼。饋文和。不
過島紗二事。可以概見。文和篤愛長子閣學。若諶。閣學少年科
第。書畫皆精妙。尤善鑒賞。一日。文和至庶僚家。見名人山水。歸
語閣學。稱善者再。既逾日。則懸閣學齋壁中。文和審視畢。語閣
學曰。我無介溪之才。汝乃有東樓之好矣。閣學跪謝良久。旋歸
畫其主乃已。閣學書畫皆供奉內廷。皇太后間出玉佩方寸。命
書心經一篇。竟日而就。賜上方珍玩無算。惜先文和早卒。未及
五十歲也。文和一姊歸姚氏。早寡。著蠹窗詩集。有智略。文和告

歸在家。有兩江總督查看家產之旨。先期得聞。亟歸視文和。檢書牘手錄冊子。携回夫家。文和家無長物。兄弟戚友恐啟寄藏之。助成十萬金。以待查看。迨兩江總督復命。仍飭給還。文和亦未具領。存江甯藩庫中。

文和公與阿文勤公最相得。文勤于文成公。初在朝。列文和視之。如子弟。一日見文成疾。趨諭之曰。汝遠到之器。當持以裒重。君子不重則不威。文成終身誦之。劉文正與興縣孫文定。咸豐

以上孫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益都大學士孫廷銓。一道光朝戶部尚書濟甯孫瑞珍。一即興縣相國。其最著者。亦最相得。文

定子孝愉。官秋曹。為文正屬吏。文正待之尤嚴。曹事以委之。至

廢寢食。文定偶以為言。文正曰。此姑息之愛也。文定語塞。觀此見先輩公卿之交誼。不以科場通榜。梁閣派差。為厚其通家子姓也。又可見今人交。纔逆面。即諛其子姪不休。為重視其友朋也。

張樂齋

清世宗一日諭廷臣曰。州縣為親民之官。州縣好則天下治。朕思三晝夜。惟有盡撤天下州縣任。而以部院筆帖式補其缺。爾等以為何如。諸臣無不頌聖者。獨張樂齋默然。世宗曰。張廷璐何得無言。樂齋對曰。以皇上天縱。尚須竭心思。至三晝夜。况臣禱昧。豈能驟省。乞假三日思之。世宗曰。如爾所請。三日後回奏。

至第四日丑刻。即詣樞廷。世宗逆計其早至。召入藥齋。奏曰。州縣為親民之官。民者百姓也。臣思治百里之官。總須做過百姓者。做方好。世宗撫掌曰。妙爾休矣。須臾衆至。藥齋與同直俱召。世宗即以藥齋之言宣示廷臣。諸臣莫不頌聖者。遂罷其議。

年羹堯三則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携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過榻子溝。於泥深坑也。清語云爾。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軍行無阻。蓋番人方倚此為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其巢。

年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頓寂。年急呼某

參領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箐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
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
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
羣驚起也年雖跋扈不臣懼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代
名將之稱

年有幼時師杜某台州人年貴杜已前卒家甚貧其妻命其子
某跋涉至西陲謁年求官子年二十餘愚駭異常至西陲投逆
旅逆旅中人視其穉樸且寒素以下等舍宇處之某亦安焉翌
日某詢年大將軍府何在逆旅中人共驚異主人自來問淵源
某為具述之主人大恐立啟精室絢爛非素所覩某自揣身無

餘資不敢居此。主人固請居焉。曰：苟大將軍知客官不居此，主人且得重罪。自是供給豐腆，並奉資恣其用。某初往大將軍府投刺，不得見，繼復往，不見，歸頗愧歎。主人曲為解慰，勸之投函。音息復邈，不覺怨望。主人亦色沮，枯守月餘，資斧盡竭，積耗旅資且數十金矣。一日，數弁皆三品冠，持大將軍刺云：傳見某某。即隨往。至府，則自門以入，夫道兵衛，劍戟交叉。某心膽俱落，勉強至年前。匍匐不敢發一語。年面若含怒，厲聲曰：吾以為吾師子，必早騰達，乃猶若爾。已負吾師，復不在家侍奉若母，而來求官。官豈官若耶？吾亦無所資爾。即命侍衛導交藩司，押送回籍。某不覺懊喪欲絕，怨憤中來。及抵藩署，藩司已降階恭迎，盛筵

在堂。是夕歸逆旅。陳設愈燦。臬司以次。亦復爭相款宴。贈贖無算。某乃喜出意外。流連既畢。藩司乃命二吏相伴返浙。甫抵里門。土木倂煥。則本郡知府已為鳩工茨第。一如富豪。乃知年方接某刺時。已命人賚萬金囑知府為經紀也。已復探得某愚駘不堪為官。故作狡獪。以絕其望也。

岳鍾琪

岳鍾琪之征青海也。兵至哈達河。襲守地賊。追奔一晝夜。士馬飢渴。塞外巖凍。鍾琪禱天。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遂進入崇山。殲賊二千。初過哈達河。事未豫備。致為伏兵所擊。羅卜藏丹津窮窘無計。乃放平日所養野驃。直奔鍾琪軍。驃尾有焰。上騰諸

軍大驚駭。鍾琪曰：此火牛故法耳。可一不可再。乃命士卒各持長矛，向前直刺。又命強弩百餘，盡力而射。驟懷痛，皆反奔。羅卜藏丹津陣伍大亂，遂殲焉。又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蓐食速驅。果擒百餘人。自此賊斷探信，得掃巢穴，獲醜。與前年事略同。

明珠之僕

清相明珠之僕安三，曾送丁腹松入場會試。楊廷撰一經堂筆記云：丁左山先生，字木公，試禮部不售。相國某延訓其子，未幾丁內艱歸。逾年，相國奉命至揚州，通故揚屬邑。先生往謁，時相國尊寵用事，自督撫以下，待命舟側，不即見。聞先生至，亟登岸。

迎之。諸大僚莫不驚異。蓋相國素驕蹇。而先生正直。獨為所敬。憚也。越日。相國謂先生曰。吾有僕安某。任六安州。今以書命贈君千金。可往取。先生受其書。歸而火之。人問其故。曰。吾為相國上賓。而取金於其僕乎。後先生復館相國家。其僕未謁。先生曰。汝即安某耶。領之而已。據此。是安三由僕而官。復舍官而僕。明珠竟以僕人任州牧。其不法可見。

百菊溪

嘉慶丁卯。百菊溪齡以兩粵開府。乞病內用。入都時。或謁之於道次。百戲然曰。吾以刑部尚書用。漢員為金蘭。畦光悌。其人張湯。郅都也。吾不與衡。如民命何。客曰。昔徑山示童子公案云。汝

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作麼生。童子曰。吾旁行一步何妨。百
領之者再。陛見時。乃力陳病尚未痊。乞閒散自効。遂改總憲。庚
午。以兩江節鉞底定。李家樓漫口。合龍後。至龍王廟行禮。竣。僚
屬以至卒徒。均叩謝且賀。百忽一例導跪。衆大駭曰。大人與小
的。曷敵。百喟然曰。當石壩上時。何所分。大人卑職。老爺小的也。
驚濤一刷。貴賤同流。諸君不顧身命。為朝廷事。皆吾好兄弟。好
朋友。指帽上紅頂曰。永矢此心。諸君皆可戴耳。王侯將相。冀有
種子。衆均崩角。至有泣不能起者。亦可見其政略之一斑矣。

陳文恭公

西省人物。首推陳文恭公宏謀。家在省北二十餘里。所刊諸書

八十冊坊市有印行者價亦不昂惟缺頁頗多尚俟覓舊印補刊其中政牘數十卷分地為編有資治術往丁中丞日昌撫蘇時講求吏治雖以苛刻致謗而條教批劄明而能斷所評閱牧令書亦極精實歎為清代罕有而不知其悉依文恭江蘇政牘而為之而牧令書評則襲取者十居八九以此見大儒作用利人之溥而久也土人傳言文恭少孤貧應縣試無賃舍資先一日徒步至城值大雨夜黑蹲麥麪鋪外檐隙地稍休適主人夜起見門外火光出視無有反室又如之四顧得文恭詢知顛末延入室量米作炊留寓室中由是歷府縣試文恭出入如家人及文恭貴後酬之甚厚西省例貢挂麪文恭言諸當道令承辦

著為令鋪主人由此致富道光年間將鋪牌號轉售尚獲數百金云。

陶士儂

姚杖農典試廣東時同考官某言乾隆十三年陶士儂分巡蘇松好用非刑凡囚應大辟者不由奏請先以油繩燃火烙囚之宗莖囚痛而大哭則以為笑樂又凡劇盜之有四五人同獲者士儂先命劊子劊去其目血流不止則以巨甌承之曰以此寫聯書符堪以鎮邪故士儂藏紫色字對最多至今始知以此物書之也目劊去然後審問以免其抵賴指索故盜一入其門即無生理矣後竟以此特參去任

馬彪

馬彪固原人。少無賴。嘗衝突固原提督儀仗。提督命杖於轅門。公問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為之。人告以行伍起者。公奮然曰。吾以提臺皆天人耳。若以行伍進。吾猶能力致之。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終不入此城也。遂仗劍從軍。時清兵進討。回部。公奮身用命。積功至總兵官。路由固原。有邀其入城會飲者。公力辭之曰。此尚非吾入城時也。後以平撤拉爾回民功。果授固原提督。公至城門。揮去侍從。步入其門。至衙中。首命置前。提督神主。朝服祀之。然後接印。鄉里父老設酒歡宴。終日。指其牌曰。吾非為此公所激。何能致身至此。此所以報德也。卒諡壯。

節

童樹堂

吾郡童樹堂軍門鎮陞。乾嘉時人。歷任江南廣東廈門提督。為御前侍衛。屈於穆彰阿之勢。解組歸田。有韓蘄王騎驢湖上之恨。其生平功績。國史有傳。郡邑志有傳。公少時。頗不修邊幅。有周孝侯之蠻橫。戚族中無敢與語者。其族叔某鎮軍。收為牧馬卒。公向之。哂曰。汝何敢役吾元戎。鎮軍曰。倘汝果能位居吾上。吾當為汝還牧。公曰諾。於是更名鎮陞。當是時。便以元戎自負。及提督江南。其族叔某鎮軍猶未死。親至柳營。負荆曰。今日愚叔。特來牧軍門之馬。公亦謝曰。前言戲之耳。乃成實事。還企吾

叔不較。鎮軍曰：吾嘉汝有志。因申前言勿較也。遂相與拊掌。

松筠

松文清公筠。貴能食貧。老不怠事。出為伊犁將軍。未挈眷屬。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千兩。將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銀已他用。即亦不復寄資。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拚擋。始獲就道。夫人既至。則置之別院中。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月與錢十千。婢媪傭值俱取給焉。其內召為冢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騎。連夜至圓明園。家人戚友遠迎者。俱不及知。到園即具摺。次日召見。即進講。大學首章。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家戚。

誼。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歸田。璪記載公逸事甚多。予節取其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略見一斑矣。

趙子卿

趙子卿。河南人。幼讀書。能文章。年三十。舉孝廉。官滑縣訓導。及匪起。牛亮臣率衆入署。擁之為邑宰。子卿不從。乃遷諸城隍廟。命諸卒守護之。餽以飲食。勿使飢餒。子卿無計。受而食之。時城外人民傳言。子卿為匪。巡城鑄砲。勢將禍及諸縣。事為太守所聞。遂引兵討之。未月而滑克。乃捕子卿。子卿自投於軍前曰。吾年已七十。豈能復為賊用乎。太守詰之曰。不為賊用。何不早死。以明子卿曰。賊守護甚嚴。不得間也。太守怒曰。既不能覓死。何

不絕食。且賊何愛於汝。而必欲活汝乎。子御不能對。太守又曰。遇變不能殉節。且受逆賊餽糧。罪當斬。乃正法於軍前。人為隕涕。

齊慎

清嘉道間名將。楊遇春外。新野齊慎。尤有大將才。實一時瑜亮。齊諡勇毅。不營名華。故世知之者罕。考征濬滑。征闕隴。征回部。諸役。齊皆荷戈躍馬軍中。當時勇名冠通國。楊忠武維善納交。故齊功名不免為所掩。然忠武實推重之。忠武告歸時。廷意問。突有軍事。誰可寄重者。忠武舉齊以對。粵海之役。師徒喪敗。廷議夾山統兵赴粵。以齊為參贊大臣。會和議成。割香港。及輸兵。

費商虧一千數百萬以求成。每上奏齊獨不肯附名。固視此為大辱。深恥也。和議既定。諸將多以弁兵積勞請獎。勵齊亦不贊和。於其部下不請一錢賞。部下亦無怨者。此皆卓然有風骨。予謂清代文則台州齊。次風。召南。學有本末。武則公綽。有岳韓風。可為齊氏譜。生色不少。

黃少春

黃芍岩軍門少春。幼孤苦。為賊所掠。後從官軍討賊。以驍勇善戰。弱冠即積功官總戎。其提督吾浙時。年未三十。苟羨年華。貴為都督。英姿颯爽。宛有褒鄂之風。一日幕府置酒。紳僚咸集。酒酣笑謂座客曰。弟武夫也。好武藝。今日興不淺。敢獻薄技。以助

諸君一笑可乎。僉曰善。不敢請耳。願幸寓目。軍門顧左右少選。材官以大刀進。小校挽駿馬待。軍門起引巨觥。目座客曰。飲則一飲而盡。客亦各盡一觥。舉以示軍門。莞爾而笑。自易戎衣。提刀上馬。起舞庭前。下抑上揚。左盪右決。旋聞蹄聲得得。刀聲霍霍。惟見光芒閃爍。如銀虯飛舞。寒光逼人。雖離婁之明。不復辨其人馬所在。舞畢下馬。氣靜神閒。笑顧客曰。何如。客羣賀曰。公神武真當代之英雄。絳灌不足伍也。乃各捧觴為軍門壽。軍門避席謝為一滿觴。於是洗琖更爵。縱談當年殺賊事。至落日照大旗。衆賓歡而主人醉坐。乃起更衣。始稍稍散。

歸田清操

朱莊恪桂楨字幹臣。以進士官巡撫。署總督。在貴州斬木龍。在
吾浙勘南田。在廣東焚夷埠。經濟卓然。予告歸。則寂然如未嘗
在里門也。張斗堂救跋徐松溪小傳云。士大夫家居。或以出入
公門為能事。而先生避之。惟恐不遠。先生生平非絳巖傳之而
誰能傳也。徐渭陰字松溪。官太原令。絳巖童均字。官武岡牧。朱
飯石跋六合陳作珍雲鶴詩鈔云。恃其巧宦。藉為里魁。由徑登
長吏之庭。借箸預公家之事。如莊恪者。能不辦香奉之。

吳錫徵

吳文熊先生錫徵。道光時人。國學生。豪達不羈。佐堂兄治廣西
武陽鎮。獲會匪十餘人。而堂兄某者。少決斷。知縣某得賕三千

金私縱六人。文熊至縣署力爭不聽。蓋六人者。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韋昌輝四人。實在其列。

林文忠公

福州林少穆則徐。固清道咸間之名督撫也。其事蹟彪炳一時。知者甚夥。顧其先世寒微。父某以賣柴為生。公幼時輒隨父營業。有巨室某見公器宇非凡兒。頗以為異。試與語。應對有序。聰穎殊常。計其必有成就。乃謀於其父。令伴諸兒讀。時公僅十二齡也。由是遂得通顯。惟其生平昧於世界情事。排外之念頗堅。終時遺囑。有後人於洋務謀生活。即非吾子孫之語。其志趣可見一斑。至服官處所。近代如其多者甚夥。蓋任巡撫總督者十

三省也。

梁國泰

咸豐十年。太平軍乘勢南下。吳之軍吏。舍命奔逃。而梁君守備。特起於義團。累戰皆捷。其後為人構陷。以死于竊。為不平焉。故特為紀其事。守備梁姓。名國泰。山東肥城縣人。有楊公延俊。令肥城。因寇警。募丁壯為防禦。君與焉。時年十八。為人天性沈鷲。軀雖短。而極精悍。公奇其勇。留諸署中。公在任。暴卒。喪還。君隨至。無錫。凡十許年。泯然無所試。粵事既起。君之家屬移之蕩口。訛言一日數驚。思所以遠避之。君曰。敵至。我殺之。何避為。於是起而號召。得農家子千餘人。設義團局於斗山。以白布裹頭。所

謂白頭軍者是也。君常駐局辦事。一日敵卒至。君設伏菁葦中。殺數人。佯北。敵追之。既敵見一白頭風馳而至。知不敵。投包件於地以圖脫。君曰。此誑我也。宜勿顧。必盡殺而後取之。乃壹意窮追。斬數百級。所獲財幣悉與衆人。己一無所染。是時江陰王元昌練兵竹塘鎮。善戰。與君等會江陰守城。敵傾巢搗竹塘。勢張甚。元昌悉力搏之。君赴援。斷其歸路。敵死拒不得遁。有悍渠匿屋脊旁。君躍上手及之。餘並伏地不敢動。君一一斬訖。是役也。馘首二千餘級。生擒者數百人。奪還被擄人民千餘人。一時胥頌君之功。而君禍作矣。先是攝常州府鄒沐潤為君請獎。得六品銜。並戴藍翎。至是。又加守備銜。戴花翎。而夫已氏以主持

局務亦得保四品銜。衆人置酒賀君。僉謂功高宜上座。夫已氏次之。夫已氏不懌。使酒罵座。並誣君謀反。君因與絕。率其屬數十人至甘露鎮。鎮人信夫已氏之言。盲詰反狀。為所害。時年止三十一也。

肅順

尚書肅順。以洋兵入犯。倡為熱河之行。與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罪坐誤國。列名三姦。海內所共知者也。然鷹舉曾文正公。有功於清之社稷。不可不知。當江浙失守。東南數省相繼淪陷。文宗日接警報。亦倦勤矣。兩江總督何桂清。既以逃死拏問。而代任殊未定人。肅首以曾某為請。得旨即行。湖口高刺史心變。

時在肅幕。左右其事。肅敗後。高亦頗蒙譏議。然推曾一節。所關甚大。即肅且當從末減矣。獨山莫子偲友之。時亦在都。與二三清流。實始倡議。知高為肅所重。邀與密商。高毅然以此自任。殆奉俞旨。肅下直。趨高館曰。行矣。何以謝保人。握高手大笑。置酒極歡而散。肅矜權嗜利。而駘不曉事。或以為意圖非望。顧至今人物之證已全亡滅。未可確斷。兩宮皇太后由熱河旋京。而聲笛肅部署後務已定。謀去之。肅仍擁子女行宮旁。縱恣為樂。緹騎至。直於寢所縛繫。同犬豕焉。當肅權勢正熾。頗笛意人才。京官有文學者。多傳翼之。不獨高也。敗後家甚零落。故人無過問者。高官江蘇。時分俸周饋之。君子用心。可以風矣。尚書崇綺為

鄭王婿。鄭典肅兄弟也。初婚時。惡其為人。不相依。密且禁婦不
時歸。寧羣頗怪之。後亦經紀二家。始終不替云。

曾文正公二十六則

曾文正公未達時。嘗赴省鄉試。肄業嶽麓書院。以後至故。與某
生同屋。某生性頗褊躁。其書案離窗可數尺。公因置案窗前。以
取光。某生怒曰。吾案頭之光。全自窗中射來。今為汝遮。則減吾
讀書之光矣。公曰。然則令我置案何處。某生指牀之側面曰。可
置此。公竟如其言。公中夜讀書。某生又怒曰。平日不讀書。此時
乃來聒噪人。公為之低聲潛誦。是科公中式。報到之日。某生趨
牀大怒曰。此屋風水。當為我得。今乃為彼奪去。或詰之曰。彼之

書案方位。乃汝所教。何為咎彼。某生愈怒曰。正生如此耳。凡某生不情之舉動。同人咸為抱不平。而公處之燕如。故識者均知為大器云。公嘗至江南。籌資得百金。盡以購全史。携歸。一年畢誦。其精勤如此。

公未達。公家甚清儉。而公性又古樸。未舉於鄉。猶自躬操耒耜。與老圃伍。應省闈試。歸報捷者至。途遇一農。問曾家所在。公取其報條視之。曰。條中某某。即是我也。一時聞者。傳為美談。既貴。猶不改其舊。每飯。輒與幕賓同席。簞簞甚簡惡。幕賓中有對之不能下嚙者。公大嚼自若。輒顧諸賓曰。公等食量何小。若是者。安能任天下事。聞者默然無以對。蓋初猶委以病。誰知一言病。

者。公即深惡之。謂一身且不能自強。則他事可知。一時相傳。遂有曾家飯難喫之語。然公於衣食喜清潔。魚餃肉敗。蓬首鷄結。亦所不取。蓋隱合於今日之衛生者焉。飯後必緩踱數百步。習之數十年。未嘗一日廢。云所以助消化也。

公與湯海秋鵬稱莫逆交。後忽永絕者。緣公居翰林時。某年元旦。湯詣其寓賀歲。見硯下壓紙一張。湯欲抽閱之。公不可。湯以強取。則公無事時。舉其平日之友。皆作一輓聯。湯亦在其中。湯大怒。拂衣而去。自此遂與公不通聞問。後公雖再三謝罪。湯勿理也。

公在籍辦團練時。一日往訪其友歐陽某某。詢其團練事如何。

公曰衙門冰冷的相鄉土語某曰非殺無以立威公領之及出門經又一村村名值賣桃者與買者鬪停輿訊之則買者已與值而賣者云否公訊得實大怒則斬賣者於是全城大譁競傳欽差殺人矣又公練勇時凡貪官猾吏考紳土棍得之輒殺不以煩巡撫故有曾屠鬍子之號

左季高未出山時自撰門聯云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卧龍張貼門首公見而異之爰草擬一聯示左其文曰季子才高志廣仕不在朝隱不在山於我意見相左此聯實包含左之姓字於內左隨筆對曰藩臣為國盡忠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問他經濟何曾亦持公之姓名包含在內公見而大奇由是請左

幫辦軍務云。

咸豐中。公克武漢。進取九江。彭蠡。蓋倚鄂贛為平金陵之根本也。詎挫於湖口。為敵所截。於是湘軍有外江。內湖之分。幾不復振。敵上竄。再擾武漢。全局亦幾隳。原湖口之挫。咎在贛撫。公是時以團練大臣越境討敵。功高望重。文宗暨中外大僚皆嫉之。故弗敢顯揚。贛撫之咎。即入告。亦慮勿聽。且恐啟互訐之釁。事益棘手。故隱忍弗言。惟奮發於憂患艱危之中。恐辱負重。卒夷大難。奠固清祚。勲業爛焉。其成功益如此之艱難也。而贛撫掣肘之內容。公之公私撰著。雖未具載。以掩湖口之敗。然其事薦紳先生能言之。先是有孝廉彭縡。虎者。江西南昌人。弱冠通羣。

籍工文藻。道光季年。登賢書。倜儻負奇略。好談兵。雄辯颯發。氣益一世。嘗以武鄉侯自比。時洪楊都金陵。上略江右。連陷州郡。撫臣陳某。束手無策。孝廉大憤。詣轅上書。條舉兵食甚備。惟書中刺陳撫。屢失機宜。並歷詆文武吏。惟怯畏戰。請嚴懲以作士氣。陳撫惡其言。不報。其屬僚尤甚之。孝廉復請練鄉兵。自効亦不許。乃集諸鉅紳。昌言當事縱敵害民。宜練團自衛。肉食者不足與謀也。陳撫聞而大恚。諸屬吏復讒之。密議欲中以危法。會孝廉仇家訐其通敵。陳撫即飭所司逮治。孝廉亡去。至九江。是時。曾公方駐師於此。湖口高心夔。刺史。湘陰郭筠仙。侍郎。俱在幕府。心夔故孝廉舊友。乃介心夔謁侍郎。具訴撫臣誣陷狀。

且曰。曹公禮賢。護持善類。僕驚駘下駟。弗敢邀伯樂拂拭。祇冀
捐一紙書與陳撫。僕慶更生矣。侍郎溫言慰之。私語心變曰。滌
帥平日相天下士。以少大言多條理為上選。縠虎跡死不羈。危
言危行。恐弗當意。况欲為其道地乎。曰。然。君且姑為先容。侍郎
諾。孝廉因得謁公。侃侃陳時務。公頗聽其言。既退。侍郎復進曰。
今中原鼎沸。麾下方廣羅英傑。戮力協心。共濟艱鉅。彭某有奇
氣。盍留意焉。公從之。方欲薦於朝。而南昌緹騎迹至。公弗遣。馳
書為緩頰。陳撫憾孝廉。許已於公。又慮其倚公之貴。顯為異日
患。覆書不允。必欲置諸法。孝廉度不得免。作絕命詩三十三章。
投公。欲伏劍軍門外。公急止之。讀其詩。至流涕曰。保全豪傑。匪

異人任。吾遣材官護汝。至章門。保君不死。孝廉既至。陳撫陰屬
兩司窮治之。無通敵確證。欲遂置諸重辟。又恐公起詰難。乃繫
諸獄。而啣公刺骨。與僚屬謀。謂曾公客軍孤懸於此。但遇事與
齟齬。俾措施不得舒展。必至進退拘局。救過弗遑。烏能再預吾
事。羣僚咸贊其議。自是主客嫌隙既成。杌鑿愈甚。遂使湘軍有
湖口之敗。敵據彭蠡。扼水陸衝要。截曾軍為二。繇是建瓴東下
之勢。盡隳於此役。敵上窺武漢。天塹上游。幾全淪喪。東南震動。
局勢大變。公憤欲自沈於江。以身殉焉。蓋其督師之初。即深知
金陵倚鄂贛為根本。故首復武漢。繼駐潯陽。鄂贛既得。無後顧
之憂。公數年慘澹經營之偉略。至是始成。方冀倚鄂贛以集事。

庸詎知嫉妬者陰謀阻撓。卒受制於彼。而幾隳全功哉。陳撫聞公挫於湖口。私竊自喜。乃故謂公沈於江。使告孝廉。孝廉方食。大慟吐所啖物於地。悲憤致疾。後竟瘦斃獄中。公聞。惋悼不已。方公克復武漢時。順流而東。下臨吳會。軍勢甚銳。文宗覽捷報。喜甚。欲命公督兩江。畀以軍務全權。壽陽祁文端公蕉藻力諫。謂本朝家法。無專用漢人督師者。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守制。無尺寸之柄。乃舉蠡號召。英賢雲從。所向無敵。若再授以疆圉。復總師干。威權太重。恐非國家之福。文宗默然。由是隱忌公。至湖口挫後。朝命數以大言欺飾。及恃才任性責公。公自知所處頗危。雖惡陳撫抵牾。遇事掣肘。未敢上聞也。然既挫之後。命羅忠

節公援鄂力爭上游。厥後奉詔督兩江。復薦沈文肅公撫贛。自是聯鄂贛為一家。事權統一。而大功始告成矣。公生平三大阨。岳州之敗。湖口之挫。祁門之困。瀕死者數矣。而志不稍餒。顧祁門被圍。繇李次青方伯失守徽州所致。幕賓譁然。謂如馬謖街亭之敗。方伯雖為公患。難至交。公仍嚴劾之。李文忠傳相時。居戎幕。力諍勿聽。公不徇私誼。而伸公義。固無遺議。然湖口挫血。胡為緘默弗言。任贛撫之恣睢哉。揣公之意。雖因中外類忌。而姑忍之。抑亦黜陟疆臣。其關繫國權綦重。不欲由外劾去之。以寢朝廷之體制也。雖然。陳撫因讐視書生之故。至貽誤軍國大事。而不顧。而譴責又弗之及其事。不可為訓。公所著書。縱未嘗

紀此事。顧唐德圃太史謂公撰畢剛毅公殉節碑記。深惜其見
忌於贛江當道。致以身殉。碑記暨銘辭。旨含悲憤。公藉此自行
曩被齟齬之隱痛也。太史封翁子璜先生。曾參公蓮幕。其言得
之庭訓。太史又述畢剛毅戰死景德鎮事。較公所撰碑記尤詳。
咸豐七年。敵渠黃老虎黑老虎。率悍卒數萬。據浮梁景德鎮。畢
剛毅將銳卒三百人往攻。久不克。會歲暮。楛糧將罄。飛書告急。
贛中大吏知廩無見糧。佯謂必克景德鎮。乃濟饋饗。剛毅不得
已。謂其部曲曰。糧盡矣。敵守堅。旦夕不得下。與其飢疲而死。毋
寧戰而死。吾志決矣。汝等從吾殉於事。無裨。盍自為計。眾泣誓
相隨。遂於小除夕置酒犒師。剛毅選精騎數十人列上座。躬親

行矣。遍酌之。已乃引巨觥痛飲。飲畢。率騎士馳入敵壘。左盪右決。殺數百人。敵大驚。黑夜中又不辨官軍多寡。將遁去。焚市廛。光熊熊燭天。見剛毅軍無後繼。即將木柵遮道。騎不能逞。遂同遇害。夫剛毅官僅守備耳。例不能請諡。而文武顯宦從曾公轉戰以殉難者衆矣。未嘗盡邀易名之典。而剛毅已去公營。歸江右。大吏調遣。其殉節復在浮梁。則樹碣表忠。聽贛撫自為之可也。况剛毅從公之日。亦無卓著之戰績足述。公乃與塔忠武並論。何耶。公實傷剛毅之殉浮梁。由於贛撫之忌。正以憶昔年湖口挫衄之咎之。由於陳撫。蓋公憤欲自沈。與剛毅激而捐軀。相似也。同治紀元。遵義貢生黎庶昌入都。應詔上萬言書。於當時

兵事多所規畫。穆宗嘉納。特授知縣。詔赴江南大營。交公差遣。公接見。詢所學。移時始出。公語幕僚曰。繡虎復生矣。純齋言論。半米。酷肖繡虎。今見純齋。復悲逝者。使吾腹痛。言下淒然。純齋。庶昌字也。庶昌博學。工古文辭。亦好兵家言。有陳同甫之風。公以兵事非可託諸空談。命媵力文學。庶昌遂入公幕。執弟子禮。學由是益進。與吳執甫。張廉卿。薛叔耘諸人齊名。觀庶昌之成就如此。則知公稱繡虎為不虛矣。惟庶昌受公陶鑄。斂才就範。文學施於後世。而繡虎恃才傲物。以空言釀殺身之禍。泯泯然。歿世無稱焉。則篤行好學者尚矣。庶昌鄉人。莫善徵大令祥芝。籍獨山。子偲。先生友芝之弟也。經術湛深。精鄒氏學。工八法。性

狂放高談橫議。睥睨六合。隨兄子偲居公幕。與庶昌交契。公奇其才。嘗詔之曰。子與純齋皆黔中豪傑士也。志趣學業相伯仲。又俱好談天下事。純齋近日頗沈默。進德甚猛。吾子其有意乎。夫務為大言者。始自滿。繼自欺。終必流於妄。子當知妄人非如古所謂狂士者比。今欲祛子客氣。須自勿妄言。始善徵唯唯。立言行功過錄以自省。從公祁門。暨駐皖垣。時亂方殷。江南北故家望族所度金石書籍多散佚。善徵助兄子偲蒐羅甚富。且為校讐。用佐治經。公喜其能改過。復勵志力學。欲使研求吏事。儲異日之用。是時方用史事。時事命題。課屬吏。令子偲校閱文字。第其甲乙。公命善徵與屬吏同作。而親評其文。恐子偲有所顧

忌而已亦欲裁成善徵為良吏也。逮克復金陵。公由皖移節東下。兵燹之後。思任循吏以蘇瘡痍。善徵時已保知縣。頗自負有幹濟才。急欲得一邑自効。公亦欲畀以江甯。善徵聞之喜。自謂南京善後事宜非吾誰能任者。公夙具知人鑑。况又為公藥籠中物。不日膺新命矣。自是漸露矜色。公微察之。適課屬吏。公批其文。仍加褒獎。復與函曰。前曾面告妄字不可有。狂字不可無。狂者能自樹立之謂。專指志趣風骨之蘊於中者而言。若容貌辭氣之著於外者。終以謙遜為主。不可誤認傲慢為狂。墮入客氣而不自覺。該員用功。此處須辨得明白。去其秕稗。寶其嘉穀。可也。善徵得函。惴惴然慮公意中變。旋奉委知江甯縣事。始悟

公祇在勗其修己而已。蒞官後隨處修省。謹慎自持。令譽日隆。卒為良吏。論者謂公廣羅賢俊。就其所長。而試以財政兵事吏治文學。以鍊其才。因材器使。事無不舉。當世英奇之彥。咸萃幕府。蔚成中興盛業。諒哉言乎。然亦公之道德文章。足以薰陶羣材。而挽風氣也。繡虎與純齋。善徵皆權奇自負。其品概極相類。而繡虎獨不幸罹禍以歿。使早遇公。其成就安知不與中興諸賢並傳於世哉。然則繡虎之死。亦繡虎之負才傲慢。有以自取也。已。

羅忠節公。湘中名將。與塔忠武齋名。時號塔羅。湖口之挫。忠節上書曾公。論東南大勢。當先取武漢為根本。公集幕僚會議。欲

遣湘軍往受鄂撫胡文忠公節制。衆中有梗議者。忠節復謂公曰。吾輩日戰江西。如困甕底。不從上游着手。規復武漢。終無濟矣。公曰。然。吾意已定。須煩公一行。與潤芝協力殺敵。大功可立就。郭筠仙侍郎曰。公挈羅山與塔軍入贛。全恃此兩軍搏戰。今塔駐九江。為敵所隔。緩急不能相應。羅山又往援鄂。公勢孤力弱。倘敵麇集。則公殆矣。公曰。吾寧不知。顧事勢當如此。先從根本着手。大局方有轉機。至吾一身。所不計也。命忠節率軍行。侍郎送之。面有憂色。忠節曰。君慮滌帥留章門一軍寡弱乎。侍郎曰。吾甚危之。奈何。滌帥倔强。利害所不屑計。且以客軍居此。贛撫甚之。愈甚。湖口覆轍吾。懼再蹈也。曰。天相中國。此老必不死。君

弗過慮。侍郎曰：君言理。吾論勢。勢盛雖理亦屈焉。莫之能勝。今時勢矣。若滌帥非推誠待東道主乎。曷為困躓。至斯歟。往事已矣。君行亦不可留。胡公長者。能移鄂饒相助。則可稍舒危難矣。忠節曰：此公私交盡之道也。滌帥視鄂贛為一家。胡公豈分畛畦耶。侍郎悅。歸告其由。公曰：君何慮之深也。武漢九江戰方急。此間非敵必爭之地。論勢似無足憂。羅山儒將好言理。仁也。君言勢智也。仁者氣壯。智者慮深。不可偏廢。特恐過慮而氣餒耳。吾輩任事。仍斷之以理。湖口摧敗。緣吾輩不能軍。若善戰者。何至是。今惟臨事慎懼。而以好謀濟之。雖百陳撫。其能為害乎。侍郎退。謂諸幕客曰：吾乃今日始知修德足以弭世亂也。滌帥不

怨天不尤人。過則歸己。功又不居。遇事輒內省諸身。經武戡亂之關鍵在是矣。吾何憂焉。

公初與太平軍戰於靖港。兵敗。失所用摸髯。摸讀如媽。此湘語

也。戴於頭上。則頭部全遮。僅留眼鼻在外。有改老杜詩嘲之者。云。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摸髯。可謂謔矣。

羅忠節塔忠武公生平所最器重者。分兵殺敵。屢建奇勳。後羅塔同時殉難。公臂援頓失。東西南北。往來無定。湘人為之口號曰。拆掉一座塔。打碎一面鑼。穿爛一部書。紀其實也。

公從容坐鎮。綽有雅歌投壺之風。在軍中。日必圍棋一局。以養

其心前敵交綏或逢挫敗亦無太息咨嗟之狀其器量誠過人遠矣。

公工撰輓聯長短高下無不合格同時江忠烈忠源篤於友誼有客死者忠烈必派弁護櫬而歸因有江忠源包送靈柩曾國藩包做輓聯之謠二公聞之乾笑而已。

公督師時午膳後必邀薛叔耘先生圍棋一日忽有告密者謂某統領將叛矣其人即某統領之部下也公怒曰汝誣上官反罪當死趣斬以徇圍棋如故頃之某統領來謝公召入某頓首曰幸公知我否則殆矣公變色命左右立斬幕僚皆諫謂某果叛則告密者不宜斬既知其誣而斬矣何又斬某統領乎公笑

曰。非汝輩所知也。亟命斬訖。謂幕僚曰。告密者之言確也。然非斬告密者。某統領且立叛。故誘其來而斬之。蓋某統領本捻匪投誠者。野心故未戢也。

程雨亭儀洛在某營糧台任會計。駐安徽某縣。忽有一李翁持曾公書來。覓一位置。總辦某君。苗之幕中。翁貌似村學究。手持淡巴菴管。弗去口。終日無所事。惟至賬房繙閱簿記。程白總辦。總辦曰。或曾帥遣來密查也。翁居數日。謂程曰。軍營無一定把握。銀錢及簿記。至夜當束置一處。便攜帶。程以距敵遠。必無失。偽應之。及夜。翁來見簿記。猶散列案頭。厲色詰責。程不得已。從之。閱數日。翁命程曰。銀錢及簿記。雖晝亦須包裹。如支發銀錢。

或繕寫簿記。當隨時束之。程大不便。總辦囑程聽其指揮。翁亦時時監督。又數日。翁忽朝出暮歸。或問何往。亦弗答。如此者三日。翁不復出。朝夕坐賬房中。一日。方午膳。忽聞槍砲聲自遠而至。皆大驚。翁從容起。謂程曰。無懼也。即命多人肩銀錢包裹。携簿記。同至後院。蓋此糧台本賃某姓宗祠為之。後院牆不高。而其室門則高如梯。乃以門倚牆。梯而越之。翁命衆從之行。登城。則有巨索數十條在焉。先縋數人下。繼則銀錢。翁為之殿。下城。翁導至城濠僻處。蘆葦叢中。有數舟。率衆登之。而砲聲近矣。程謂翁盍解纜他適。翁笑曰。此間佳也。忽聞砲聲大作。衆盡戰栗。翁曰。無慮矣。頃之。砲聲漸稀。翁謂衆曰。可以歸矣。衆駭卻。翁曰。

鮑春寔兵已至。尚何慮乎。遣人探之。果然。翁率衆而歸。謂總辦曰。曹帥知某營所裁兵。過此必劫掠。此間兵單。不能久戰。春寔營未援。惟預計時日。裁兵當先到。數小時。故以我未保存銀錢簿記耳。詰朝。李翁行矣。

公性嗜肥羴。山豚野鹿之類。嗜尤篤。軍人有射得封狐者。獻公。公令宰夫燔之。於是軍人慶得皮。公慶得肉焉。即日開筵。招幕賓同享食。客低首大嚼。莫能辨味。公笑曰。此物媚能惑主。其肉本不足食。以我之饕餮。況諸君齒類。再飯。當不設此。舉座頓悟。又一屬吏。極思諳公之食性。藉以博歡。陰賂公之宰夫。宰夫曰。應有盡有。勿事穿鑿。每葷之登。倩予經眼足矣。俄頃。進官燕一。

孟令審視宰夫出湘竹管向孟亂灑急詰之則曰辣子粉也每飯不忘便可邀賞後果如其言

公宴客尋常殺饌外必有四簋陳於其前皆蔬類也有食之者公必不悅

湘軍定制按月發饌初無折扣其勇籍不甚雜亂大抵湘鄉寶慶長沙各為一類皆有尺籍可尋久征遠戰之勇月計食用若干到期按發餘則分哨記注存於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歸核其所存之饌酌付川資別由糧台給一印票至後路給清如此有三利焉營哨員不能私侵暗蝕一也勇不能任意開銷出營流落二也回籍餘資尚可營生三也若淮軍則不特勇無

宿儲卽統領十數營者。賦閒稍久。掃地無遺。當卸任之時。債負累累。尚須接替者為之彌縫。可歎也。

類聚羣分。蓋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在軍尤甚。江忠烈公原募之勇。名曰楚軍。曾文正公繼募之勇。名曰湘軍。同一省也。而不免畛畦之分。湘軍人才衆矣。楚軍後起如劉公長佑。劉公坤。一江公忠義。亦彪炳一時。然自大帥視之。已不免親疏有別矣。而莫甚於川之與楚。湘之與淮。川楚之隙。自廣西軍興。已成莫解之勢。其後鮑軍門超。以川人統三四十營。歸於湘。部卒皆湘人為多。初為分統時。胡文忠公即以川楚不和。不宜用川。告戒之。湘淮則本係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誼。而自捻匪猖獗。

時。曾公督師北剿湘軍。已大半遣散。全倚淮軍為用。淮軍既富而驕。夙樂合肥相國寬大。視公儒將約束。頗以為苦。遇有調度。陽奉陰違者頗多。公時與所親書。有撤湘軍一事。合九州鐵不能鑄錯之語。部下氣類。由此愈分矣。厥後湘軍漸遠漸散。南北駐防。悉皆淮軍。此之聲威彌着。彼之嫌隙益深。履霜堅冰。蓋非一朝夕之故矣。

曾左二公之構釁也。始於金陵報捷一疏。內有偽小天王以下悉數焚誅。無一遺孽等語。而左部分駐徽甯者。與金陵逸出之太平軍接仗。有小天王在內。據實入告。並歷叙某日某處戰事。極為詳晰。朝廷遂飭公查參。疏防將領。公復奏乞寬引杭州之

克大股逸賊。出犯江西。未幾追究立功。諸將為詞。左亦起而申辨。特旨解之。而彼此交誼以絕。終身不復通音問焉。有從軍金陵者言。將士入城。爭搜求財貨。防備甚疏。使敵以數百人隱伏城隅。乘夜縱火大呼。事未可知。於此見用兵之道。持敗為難。持勝尤為不易。胡文忠公亦嘗言。九江之克。李忠武得竟其功。向使敵稍有謀。轉可即敗。其詳具見尺牘中。小天王實自金陵逸出。直至廣東嘉應州。經左公會督各路將領。攻圍數月。乃平。陳佑民中丞寶箴為公門下士。嘗從湖北左文襄幕。謁公於金陵。公見陳。未汗溢於額。問故。陳笑曰。為人作魯仲連耳。吾所乘舟。舵工與艚工。因操舟意見不洽。相詬訐。二人皆怒。竟舍舟登

陸而鬪舟無人。動搖幾覆。吾亦懼而登陸。謂二人曰。汝輩因舟而怒。固愛此舟也。今乃舍舟而鬪。舟無人。將覆矣。曷若同舟共濟。保此舟乎。二人為吾所動。鬪遂止。吾邀入酒家。出資飲。以酒二人和好如初。返舟遇順風。瞬息抵岸。吾猶恐未遲。故奔而汗也。公憮然有問。歎曰。吾乃不如舟子乎。自是兩公意見雖未盡。至軍事上計畫。不復掣肘矣。

同治改元。公克復金陵。布署稍定。某日。燕集昭忠祠。召梨園侑觴。部頭呈劇目。公點賣胭脂。斯劇以奇艷著聞。賓僚莫喻其旨。公曰。是邦苦兵革久矣。如天之福。得有今日。不當破顏一笑乎。俄而翠袖紅氍。嬌鶯嘹唳。賣胭脂登場矣。公為之掀髯。四座稱

觴為公壽。盡歡而散。

公初督兩江。書吏送稿上。有全銜一條。小字甚冗長。公親手刪之。並題一詩於其上。曰。官兒雖大成何用。閒字徒多看不清。刪去數條。重繕寫。留為後日做銘旌。亦可見公之風趣矣。

金陵煙館林立。通宵達旦。盜匪溷跡其間。為害滋甚。公乃嚴禁。每夜八時。勒令閉歇。違則重罰。一日。莫總辦祥芝巡夜至某地。見有煙館逾限。仍燈火熒熒者。詢之。知督署某姑老爺在焉。莫本抽夫去金之意。婉言一二。即將他往。乃煙館主狐假虎威。反非笑辱之。莫怒甚。命人痛加棍責。某姑老爺出與爭。亦被責數下。事後。商於其兄友芝。友芝教其自行請罪。且呈明棍責狀。公

聽畢極稱許。謂其能執法無私。於是升大堂。傳衙役簽提某姑老爺。至再至三。勢洶洶。將嚴辯。經多人緩頰始已。而某姑老爺則潛歸上房中。與其夫人輩作楚囚之對泣。嗟乎。今世已不見有公其人矣。此狐假虎威之姑爺之所以多歟。

公督兩江。子姪輩盡居署中。勤苦勵學。類寒畯。公督課亦嚴。誦讀有定程。故皆率循維謹。惟公本籍湘鄉。宗族繁衍。子弟甚眾。且距金陵寫遠。意公無由聞知。間有恃勢違禁。武斷鄉曲。或掣縣令肘。故與為難者。歷任邑宰咸忍之。弗與校。蓋嘗有密牒大府。反被譴責。稱疾乞休。復不允者。因湘撫亦弗欲繩公。族人以法也。有唐令者。強項吏也。初下車。搏擊豪族。無所瞻徇。聽訟極

平允無何為公族人所窘。唐具狀申大府。不報。自思引疾辭職。亦必不得請。乃携縣印。並繕具事實。躬詣金陵。訴於公。東行至九江。適公之夫人西還。艤棹江干。唐令往參謁。公子劾剛見名刺。知有異。急延之舟中。詢悉族人不法狀。入告夫人。大憤。謂劾剛曰。吾族胡有此不肖子弟。不重懲。法何能行。且何以治百姓。即命公子作書。遣從者駕飛舸歸報金陵。飭唐令速回任。毋庸裁慮。公既得書。遍眎族戚在督署者。皆駭然。謂宜按律科罪。以儆其餘。公笑曰。汝等言固善。但送將官裏去。仍是敷衍從事。太便宜若輩矣。如官能按律懲治。族人曷致猖獗。若是。唐令曷致東行哉。衆皆服。公以令箭暨覆書由驛飛遞湘撫。時夫人已至。

長沙接公郵報。星夜乘舟還。族人咸來省起居。夫人溫語撫之。如無事者。然明日集族中耆老及子弟於宗祠。夫人至持令箭。命盡縛不法者。將戮之。忽報中丞使者偕唐令來。蓋為族人緩頰也。公子劾剛為言於夫人。貸其死。仍交唐令盡法科刑。夫人曰。先行家法。再交官治可也。各重杖數百。拘送縣獄。論如律。自是族戚咸栗栗。無敢觸禁網者。後公撰湘鄉賓興堂記。文中盛贊唐令之賢。稱為循吏云。公既尊重國法。復嘉許良有司。大度豁如一。秉至公。以義制私。以理勝欲。可謂賢矣。

公於左文襄則謂之曰。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破格錄用。於李傅相則謂之曰。才大心細。勁氣內斂。於彭大司馬則謂之曰。任

事勇敢勵志清古有古烈士風真可謂識拔盡英豪知人善任者矣。

公性畏雞毛。在軍中。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某年嘗到上海閱兵。上海縣令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攜去之。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之姻家某觀察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公即是蟒轉世。遍體癩文。有若鱗甲。每日卧起。林中必有癩屑一堆。如蛇蛻然。然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為不解耳。後知焚雞毛。則修蛇巨蟒聞氣即死。蛟蜃視此。於是咸以公之畏雞毛。益信為神蟒轉世無疑。予又聞公之生時。其太夫人夢一蟒蟠屈梁間。驚寤生公。相傳公有癩疾。夕必命。

侍婢搔背。落痂卧薦。輒腥惡刺鼻。及公薨於兩江總督任所。是夕。秦淮河居人共見一巨蟒衝北而逝。方相怪訛。翌日聞總督薨矣。夫宋文信國人謂吉安潭中黑龍降生。柴市殉節後。其日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於潭。與公之異符毋同。

皖江程黟農。博學善屬文。入公幕。與江甯汪梅村。獨山莫子德。溱浦向伯常。昕夕講學。交益篤。時幕中同志多膺薦剡。騰蹕以去。黟農不樂仕進。公欲薦諸朝。固辭不受。其高尚亦與梅村子。惲伯常三人相似。公甚敬重之。嘗謂曰。俟亂平後。吾長揖歸田。約遊黃山白嶽。君為主人。我為客。山中隻雞斗酒當不乏。君能歟。留作十日清吟否。黟農曰。謹如約。天下名勝多因人而著。公

如南遊山靈將環拱以娛矣。公戰然曰：異日須煩君傳語山靈也。未幾黟農乞假歸。公曰：尚憶前約乎？曰：毋敢忘。為公歸備芒屨竹杖耳。公大笑。及公薨於金陵。黟農傷感特甚。復思勝遊未踐。公意弗忘。乃作詩紀其事以寄慨焉。公幕客長洲朱仲我與黟農夙相得。亦有詩詠此事云：中原戮力苦經營。纔見青山白髮驚。三十六峯登未得。夢遊空紀老門生。黟農入公幕後復執贄居弟子列。其紀事詩中又述公入夢踐遊山約。故朱詩云然。夫生未踐約死斯已矣。乃一言之微。蓋棺後猶踐之於夢。生死不渝如此。公真信人。且於此見公未獲歸田。遍遊名勝。不無隱憾焉。雖然亦黟農隱居樂道。其閒雲野鶴之逸趣。有以動公解。

組相從之意云爾。

曾忠襄公

曾忠襄公為文正公介弟。攻金陵既破，搜遺敵入天王府。見殿上懸元燈四，大於五石瓠，黑柱內撐如兕臂，而以紅紗飾其外。其提督在旁說曰：此元時寶燈也。蓋以風磨銅鼓鑄而成。後遂為忠襄所得。南京城既破，有某參將率健兒數十入天王府。一人甫上顛而仆，則一殿磚忽中陷。啟視之下，藏金纏臂百餘雙。分取勒諸腕。又入一重室，堆錦文被十餘牀，五采爛然，皆掉頭不顧。其餘赫然尸也。千門萬戶，空空洞洞，視其簾幕皆黃緞蟠龍，雜綴零珠碎玉。正樓下有沈香椅，大逾合抱，雕鏤極細。為天

王洪為全寶座。弓刀無數。四壁森森。有藏珍閣。火齊木難。其光
璀璨。中有翡翠荷葉。一上立鷺鷥。白如雪。價值連城物也。一人
攫之而走。一人握其下。欲據為己有。劃然中斷。彼此俱大怒。擲
窗外。成糞粉。復循曲徑入花園。風廊水榭間。投環而死者。人無
算。其妝束皆宮女。方塘十畝。泛泛如藻。中魚者皆老羸尸也。玻
璃室上下皆注水。金魚活潑。行水縱橫。為天王銷夏處。某參將
正捷。一窮其勝。則大隊已蠶屯蟻聚而至。急趨出。令一差官持
令箭。插大門外。遂無敢乘虛而入者。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
萬。蓋無論何處。皆窖藏所在也。報効若干外。其餘悉輦諸家人
徒。妬之羨之而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梵天廬叢錄四